

875. 577
1074.6=2

芭蕉叢書

凱旋門



Arch of Triumph

by Erich Maria Remarque

雷馬克原著 · 林友蘭譯

雷馬克原著
林友蘭節譯

凱旋門

芭蕉出版社印行

譯者前言

「西綫無戰事」出版後，雷馬克的作品介紹到中國來的，并不多見。「凱旋門」是他的近作，美國皇冠雜誌已推舉牠為一九四六年最重要文藝作品之一。

這本書寫兩個流浪者——一個醫生，一個女人——在巴黎的生活，有愛有恨，作者憑他多年飄泊異國的實際體驗，寫來特別深刻動人。好萊塢方面最近把牠拍成電影，由查里斯杯亞和英格烈褒曼兩大明星主演，片長十八大本，預料本年內，遠東的觀眾將有欣賞的機會。

拙譯出版，承子多兄設計封面，侶倫兄校閱一過，周鼎兄給予優先發表於星島日報星座副刊，均此致謝！

一九四七·三月·香港

目次：

- 譯者前言
凱旋門
雷馬克訪問記

(一)

那個女人照着賴域克跑過去，賴域克發覺時，她已幾乎貼近他的身旁。女人的臉毫無表情，好像一個面具；臉皮下凹，在街燈的燈光下，她的眼睛空洞無物，吸住了他的注意力。

她續跑一步，差不多碰着他。他伸出一隻手，捉着她的臂膀；那時她的脚步已站不穩，要是沒有他的支撐，便會倒在地上。

賴域克自己，突然也覺疲倦不堪。他工作了整天，還來不及休息。他舉目注視那個女人。他為甚麼要扶持她呢？他知到很清楚，她有點毛病。但那對他有些甚麼關係呢？他已看盡不知多少有毛病的女人，尤其在夜裡，尤其在這個巴黎，那又有什麼不同呢？他現在祇要幾小時的睡眠，甚麼也不要了。

他說：「回家去吧。這個時辰你跑過街幹麼？你會自找麻煩啊！」

他翻起他的衣領，打算信步離開她，那個女人既看着他，好像不懂得他話裏的意思。

他複說他的話：「回家去嗎？」

賴域克聳聳他的肩膀。「回家去，回到你的公寓去，回到你的旅舍（隨便你喜歡叫牠甚麼的地方）去，你不回去，你想警察把你帶走嗎？」

女人說：「回到旅舍去，我的天呀！」

賴域克停住脚步，他想，又是一個不知到那裡去的人。每一回都是這個老樣子，夜裏的時候她們都不知道往那裏去，但到了明早，你還未醒來，她們已溜之大吉了。

他說：「來吧，我們且往一個地方喝一杯。」那個女人剛舉步便顛躓了。他問道：「疲倦麼？」

「我不知道。我猜是的。」

「重過來讓我扶你走。」

他們沿馬霍街跑。賴域克覺得那個女人倚靠他，不祇是為了疲乏，却似搖搖欲墜，而必須別人支撐的樣子。他們轉入皮爾士街。在查依洛道的交叉點的後面，路面豁然開朗，凱旋門宏大的輪廓，浮現於陰沉的雨天之外，賴域克指着燈火明耀的地下咖啡室狹窄的通道說：「這裡……我們也許還可喝點東西。」

那是一個汽車夫常常光顧的小咖啡店。

他問道：「你要喝甚麼？」

「我不知到。甚麼也可以。」

賴域克對侍者說：「兩杯CALVADOS」

女人的臉色慘白，毫無表情。咀角豐滿，因為沒有血色，祇見一個模糊的輪廓。但她的頭髮很美是自然的金髮。她穿起一件短下衣，作蔚藍色，外罩雨衣。她的衣裝剪裁頗好，可是她的戒指上那顆綠寶石，形狀很大，也許是贗品。

侍者端上酒來，賴域克執起那杯香噴噴的蘋果白蘭地酒仔細地放在女人的面前。「喝這一杯，牠對你有好處，你會覺得溫暖。不管是什麼事情，也不必看得太嚴重。沒有什麼嚴重的事情值得我們長久掛上心頭的。」

女人轉睛注視他，說：「你用不着說話安慰我。」

「那就好了。」

賴域克付了錢，站起身來告辭。女人同時也站起來。她的態度是沉默而自然的。

雨開始絲絲地落下來。賴域克在門前停住腳。「你向那裡跑？」他打算向相反的方向

跑。

「我不知道。那一邊也成。」

「可是……你住在那裡？」

女人立刻轉了身。「我不能往那裡去！不，不！我不能那樣做，不去那裡！」

她的眼裡突然充滿一種狂亂的恐怖。

「你懂得往誰的地方去？一個相熟的人？你進咖啡室搖電話約他來。」

「沒有。沒有一個熟人。」

「可是你必須到一個地方去。你有錢租房間嗎？」

「有。」

「那麼就去找一間旅館吧。那些橫街裡有很多旅館。」

女人沒有回話。

賴域克不耐煩的說：「你必要到一個地方去。你不能冒雨在路上踽踽。」

她好像忽然想出一個決定的說：「你說得對。說得很對。謝謝你，不要再照顧我好了

，我會找到一個地方，謝謝你的幫忙。」她仰首來看賴域克，帶着淒涼的表情，裝笑也裝

不像樣，她猝然踏進雨中，脚步輕飄地聽不出聲响。

賴域克站着一個時辰，驚訝的，心無定見的自言自語道：「該死的！」他不知道那是怎樣發生的，或那是甚麼東西，或那失望的微笑，或那個樣子，或空虛的街道，或是黑夜……他祇知道他不能讓這個女人孤單地踏進雨霧裡，這個女人忽然變作一個迷途的羔羊。

他跟着她跑，粗聲的說：「我替你想個辦法吧。」

他們跑到埃多里街。他們面對着一個灰色的，宏大的方場，微雨濛濛，格外空濶。露色比剛才更深濃，已着不見轉角的街道，祇見廣潤的方場，路燈點點，凱旋門隱現於濃霧裏，一面支持沮喪的蒼穹，一面拱衛着那朵無名英雄墓上的孤單的火燄，那個無名英雄墓在黑夜與寂寞中，看去好像人類最後的墳墓。

他們越方場而過。賴域克跑得快。他疲倦得要死，不願再想甚麼。他聽聞那個垂下頭，把雙手插進衣袋裏，滿懷異鄉愁苦，沉默地跟在後面的女人的軟弱脚步声……暮地裡，在這個方場的寂寞氣氛下，他雖完全不懂得她，但她在這個時辰，似乎是屬於他的。她對他是一個陌生人，好像他到處覺得自己是陌生一樣……奇怪的，這個道理似乎比千言萬語或逝水年華，更使到她和他接近起來。

賴域克住在丹那斯街後維格倫道橫街的一家小旅館裏。那是一間殘破的房子，裏面祇有一件新東西，那是入門處懸起那個寫着「國際飯店」的招牌。

他按鈴，有人應聲開門，他問道：「還有空房間嗎？」

開門者帶着睡眼看他一回，最後喃喃地說：「茶房不在這裡。」

「好吧。我們自己找找看。」

賴域克給開門的幾個零錢，拿了他的鎖鑰，跑上樓去，女人跟在後面。

他開了他的房門，指着一張紅色的沙發對她說：「請坐一下，我馬上就回來。」

他失望地跑回來，「沒有辦法。我找不到一個房間給你。」

女人坐在沙發一隅說：「我可以在這裡再坐一回嗎？」

賴域克定睛的看她。她的疲倦已表露於臉。她似不能夠站起來。他說：「你坐

吧。」

「就祇坐一個時辰……」

「你可睡在這裡，那是最簡便的辦法。」

女人好聽像不着他的話。她慢慢地，幾乎是不自覺地轉動她的頭顱。「你應該讓我留

落街心。現在……我想我不能……」

賴域克叫道：「我的天呀，你並沒有打擾我。不知道往那裏去的人，來到這裡歇宿，這回不算初次了，這是一個難民的旅館，像這樣的事情幾乎每天都有發生。你到我的床上去睡吧，由我睡沙發，我是睡慣了的。」

賴域克進洗澡間，扭開水龍頭，清水湧進洗臉盆裏。他解下領帶，不覺對鏡自憐。眼珠深入眼眶裏，臉兒消瘦，倦的要死，祇有眼睛還帶給他生氣。從鼻子到咀巴起了綳紋，唇皮似乎太軟……右眼之上，有一條鋸齒狀的疤痕，深藏於頭髮裡……

電話的鈴聲戳破他的想像。「該死的！」霎時間他忘記了一切。他雖然完全忘却了，但那個女人仍坐在隔壁的房裡。

他嚷道「我就來。」

他執起了聽筒。「駭怕人的嗎？什麼事？是的，是的……當然是……立刻。是的，可以的……是的。那裏去？好，我馬上來。熱咖啡……是的……」

他輕輕地放下聽筒，說：「我要馬上出去了。」

女人立刻站起來，側身靠貼一把交椅。

賴域克受了這個服從的準備所感動，半晌後說：「你不要走，不……你可留在這。你睡覺吧。我祇出去一兩點鐘，但我不能確知多久時間。你就留在這裏吧。」

他穿上他的外衣。

女人突然的說：「不要關了火。」

賴域克的手離開了電鈕，問道：「害怕嗎？」

他點點頭。

他指着鎖鑰對她說：「請你關上門。不要留下那把鎖鑰，樓下還有一把，我可以自己拿用的。」

她搖手的說通：「不是那個。但請不要開火。」

(二)

小小的手術室，光如白晝，韋伯醫生伏在休息室裏的法瑯鋼桌上寫紀錄；女護士燒火煮儀器，水沸起泡，燈光發熱，祇有躺在長桌上的人體，像死屍一樣，毫無生氣……照也沒人照一下。

賴域克雙手擦上藥皂，洗除污垢，氣憤憤地，幾乎要擦去他的手皮似的，咀裡禁不住喃喃道：「該死的！」

女護士見他生氣，搖搖頭。韋伯抬起頭來。「歐根小姐，安靜一點。所有外科醫生都喜歡發脾氣的。」

韋伯搶上他的紀錄部，離開了座位。「賴域克，你幹得不錯。但好人總佔不了壞人的便宜。」

在慘白的燈光下，長桌上躺着一個數小時前，還是有希望，有呼吸，受痛苦而顫抖的生命。而今祇是一具無知覺的屍體……而人的機械吩咐歐根小姐，拿白布蓋上牠，把牠送走。

手術室外，天色已發白。韋伯拉起他的衣領。「討厭的天氣！賴域克，我開車送你一程好嗎？」

「不，謝謝，我想散步回去。」

韋伯站在賴域克的面前，身粗體壯，圓大的臉，光彩照人，好像諾曼第的蘋果。黑色的短髮，給水氣潤濕，也閃閃有光，停在井欄外的標域牌汽車，也是亮晶晶的，韋伯駛他

回家去找——一個漂亮的女人，兩個漂亮的孩子和一種漂亮的生活。有誰向他解釋當解剖刀戮進人體裡時，屏息靜氣的緊張，當那人體給夾子和鉗子張開好像拉幕似的，當獵人出獵似的搜索前進，忽然面對一隻巨大的野獸。死了，肌肉割裂，暴露肝腸——於是戰鬥開始了，那是瘋狂而沉默的戰鬥過程中，一個人別無其他武器，祇是一片薄刀，一管針和一隻熟練的手——。有誰會解釋那是甚麼意思，當一個黑影衝進來，使到那把刀鈍了，那管針碎了，那隻手呆了——當這個看不見的脈躍——生命——在一隻無能的手下飄然而逝，當一個在一剎那前還有呼吸的臉，忽然變作僵硬的無名面具——這個無知覺的，反抗的愛莫能助：有誰可以解釋——那裏又有甚麼可以解釋？

韋伯說：「對不起，這回的手術費太少了，少得不足掛齒。那個女人很貧苦，似乎無戚友。她交給歐根小姐一百法郎，那是他絕無僅有的財富了。你祇分得廿五個法郎。」

賴域克不耐煩的說：「不要緊。再見，韋伯。」

女人從沙化上驚醒。她沒有叫起來……她祇說出聽不見的話，彎起手肘支持她半起的身軀，很偏僻的。

賴域克說：「不要作聲，不要作聲，那是我，那個幾點鐘前把你帶進這裡來的男人。」
他更接近的注視她。

「甚麼？你耽耽的看我，好像我是一個鬼的。」

女人的唇皮掀動了。她說：「一種臭味。」

賴域克忽然醒悟過來：「天呀，那是酒精。那不是酒精呢？」

她點點頭。

「你去施手術麼？」

「不——那是——」

賴域克開了窗。——過一回那就散去了。」

他進洗澡間，作一個淋浴，讓冷水沖洗他的皮膚。他深深地吸進一口氣，擦乾了背，

渾身舒服。水，呼吸，晚上的雨。那些小東西，祇有一個單身漢才可以體會到牠們的意味

來。

他回到房裡。女人披着絨被，在沙化的一隅，蜷作一團。

他問道：「冷嗎？」

她搖搖頭。

他注視就在他的面前的她的頸項。肩膀。能呼吸的東西。奇怪生活的一片段——但有生命的，溫暖的，不是僵硬的軀體。除了一點溫暖外，一個人可有甚麼送給別人？還有甚麼？

(三)

她一覺醒來，覺有人注視他。女人坐在沙發上。但她沒有瞧他，她正佇望窗外。他以為她早已溜走了。他發覺她還在那裡，便困惑起來，決心立刻送走她。

她站起來。「我想跑出去，但我不知道為甚麼我仍擱在這裡。」

「你住在那裡？」

「凡爾登旅館。」

「那個旅館離這裡祇有幾分鐘的路程，我可引你出去，無論如何，我要送你經過那個門房，現在，我就送你走吧。」

「那可不必，你祇告訴我——」她停住了口，找尋適當辭句。「也許你知道——應該

樣——假如……」

「假如？」賴域克在她停了話半晌後說。

女人的話突然衝口而出：「假如一個人死了。」她哭了。她不是啜泣，她是哭，但哭不出聲。

賴域克站在旁邊等候她稍為安靜一點。

「有人死了？」

她點點頭。

「昨夜死的？」

她再點頭。

賴域克問：「他是病死的？」

「是——」

「你有叫醫生嗎？」

「有——但——不想進醫院去——昨天真的覺得好些。但後來忽然——」

「他還在旅館嗎？」

「是。」

「你已告訴了旅館的主人——」

「沒有。忽然，他沉默下來——一切都見沉默，他的眼睛，我抵受不了便跑出來——」

賴域克穿上衣服，一來吧——我和你走。她是你的先生嗎？」

「不」，女人說。

凡爾登旅館主人看見女人跑進來便大發雷霆，指她辱罵。他的臉色發青，肥胖的手在空中擺動，怒氣沖沖，賴域克看來，同時也有寬慰的感覺。

賴域克說：「我是醫生。」

主人答道：「現在不要醫生了，這輪到警察的事了！」

他惡狠狠地注視賴域克和女人。他預料將有恐懼，抗議和懇求的事情。

「那是不錯。為什麼他們還沒有來？你知道那個男子已死幾個鐘頭了！」

主人沒有回話。

賴域克上前一步說：「讓我告訴你那個緣故吧。為了你的營業，你也不想聽傳出去的問

話吧。你所担心的賬單，我們將清還你。現在我要去看那個屍體。我會負起其他的責任。」

死者躺在床上，發黃而僵硬。黑髮曲卷，雙拳緊握，身穿紅色的絲質睡衣。一個聖母馬利亞小木像站在他身旁的桌上，聖母的臉，帶有唇帶的殘痕。賴域克拾起了他。

死者的性格在這個小房裡表現無遺，他穿起鮮艷的絲質睡衣，倒不算甚麼——他的一舉一動好一個像死了的丑角，因為他已不能動彈了。

賴域克問道：「你沒有和她結婚吧，有嗎？」

「那是法律。他的財產，警察方面將要開列清單，甚麼屬於你的，甚麼是他的，你必須保留你要的東西。他的將由警方保管，他們把牠交還他的親屬。他有親屬嗎？」

「不在法國。」

「你知道這裡有錢沒有？在他的衣箱裡，或不在衣箱裏？」

「他的錢包有錢。」

「在那裡？」

女人躊躇的說：「放在——他常常把牠放在枕下。」

賴域克仔細地舉起死者的頭顱，安靠着枕，抽出一個黑皮的錢包。他把牠交給女人。

「拿起所有的錢和對你有用的東西。現在你必須抑制你的情感。你還要活。那些錢對他還有其他用處嗎？讓他在警署裏發霉嗎？」

有人敲門。旅館主人推門進來。

賴域克把賬單的數目加起來，對女人說：「你要付二百九十二個法郎。」

她從手袋裏拿出三百法郎交給旅館主人。主人一手抓了，轉身就跑。「你們必須在六點鐘前遷出這個房間，否則多算一天房錢。」

賴域克說：「你還要找回八個法郎。」

主人氣憤憤地把八個法郎丟在桌上。喃喃而去。

賴域克轉向女人說：「現在我們可想辦法對付警察方面，然後把死者抬走。一個人死了，便變作十分重要——當他活着的時候，却沒有人管他。」他再看女人。

她搖頭不已。

「我可陪你一程。我有個朋友會來這裏和警察解決這件事，他是韋伯醫生。」

他彎了腰，拾起桌上那個聖母像。他說：「我想那是屬於你的。你要保留牠否？」

「不。」

他把聖母像交給她。她不接受。他打開她的衣箱，放了牠進了。

「你在這裏有熟人不？」

「一個也沒有。」

「這裏附近有一間小旅館，和這間大致相同，清潔舒適，名叫米蘭旅館。我們幫忙你在這裏找一個房間。」

「我不可以到那個旅館——你住的旅館去？」

「國際旅店？」

「是的。我——那是——我現在知道一點——那比完全陌生的好——」

賴域克說：「國際飯店不宜於女人居住。」他想，必須打斷她的念頭。住在同一的旅館裏，我不是一個護士。「我不想勸你到那裡去。那裡客人混雜。難民很多。請往米蘭旅館去，要是你不喜歡，你找你喜歡的地方吧。」賴域克說這幾句話時，聲音粗暴，出乎她意料之外。」

賴域克叫人把衣箱送進一輛街車裏。米蘭旅館祇有幾分鐘的路程。他租了一個房間，偕女人登樓，那個房間落在第三層樓，糊上玫瑰花圈的壁紙，一舖床，一櫥，一桌兩椅。

「你喜歡嗎？」他問。

「很好。」

他從衣袋裏拿出一個小鉛管，倒出幾片藥。「這些東西可助你入睡。我要走了。有空再來看你。趕快睡吧。」賴域克躊躇了半晌問道：「你叫什麼名字？」

「馬都，鍾馬都。」

「鍾馬都，很好。我會記得的。」她知道他不會記起這個名字，也不會再來找她。他明知這點，却不得不裝裝模樣，便從背心袋裡拿出一本開藥方的拍紙簿來，說：「我想還是把他記下來，請你寫在這裡較易於記憶哩。」

她接過拍紙簿，寫下他的名字。他看一回，撕了那頁，把拍紙簿放回衣袋裡。「馬上睡覺吧，到了明天，什麼東西都和今天不同了。」

「是的，謝謝你。謝謝你的幫忙，假如沒有你，我真不知如何辦。我真的不知道。」賴域克跑下樓。他吸進一口潮濕的風。汽車，人羣，烟味，酒香，汽油味——疾速而流動的生活。那麼香甜的氣氛！他仰望米蘭旅館的大門，幾個光亮的窻。在其中的一个窻後，站着一個女人，放眼遠眺。他從衣袋裡拿出寫了她名字的紙條，撕作幾片的去了。

他跑過凱旋門方場，人羣擠擁，凱旋門後的探射燈，照得無名英雄墓墓通明。墓前飄起一巨幅紅白藍法國國旗。今天恰是一九一八年停戰紀念二十週年的日子。天色暗晦，探射燈把國旗的陰影倒在流動的人羣裏，一片模糊而憂鬱。一個軍樂隊正在遠處演奏，樂聲軟弱不清。沒有歌唱。人羣沉默地站着。賴域克身旁一個老婦人說：停戰紀念，上次大戰打死了我的丈夫，現在輪到我的兒子了，停戰紀念。誰知道明年又有甚麼事情發生……」

(四)

國際飯店的餐廳設在地下室。住客叫牠作「墓洞」。白晝有微弱的光綫，從面對草坪的幾大塊厚玻璃透進來。冬天便要整日點火。那個餐廳過去是一個書室，吸煙室，會客室，會議室或設有護照的難民避難室——當警察進來搜查護照時，他們便溜出草坪，穿過汽車間，轉入後街逃命。

賴域克和塞哈拉翠夜總會的守門人摩洛索夫同座。摩洛索夫是第一次大戰的難民，僑居巴黎已有十五年。他是少數俄人中的一個不自稱曾當沙皇守衛，也不自詡他的貴族家系。

他們相對下棋。摩洛索夫抬頭看着。他說：「查里斯來了，他似乎要找你啊。」

一個守門的小童向他們跑過來，手執件小包裏，對賴域克說，「這是留給你的。」

「給我的？」

賴域克收下那個包裹：包裹不大，拿白軟紙包好，縛上繩子。沒有寫收件人的姓名。

「不會有人送包裹給我的。那一定送錯了。誰把牠送來的？」

小童口訥的說：「一個女人——一個太太——」

摩洛索夫說：「賴域克，拆開牠看看吧，就算那不是給你的。我們的生活實在太可憐了。」

賴域克失笑起來，拆開包裹，發現一件小東西，那是他在女人房裏所見過的聖母像——他搜索他的記憶——她叫什麼名字——馬德蓮——馬——他已忘記了。總之是一個叫馬什麼的名字。他細看那白軟紙，也找不着任何的字條。他對小童說：「不錯，那是給我的。」

「她可是那一個？」

「是的。」

「你有想再去看他嗎？」

「沒有。」

摩洛索夫說：「奇怪得很。我們時常想別人幫忙自己，但別人困苦的時候，我們却不瞧不睬他。」

「摩洛索夫，我不是開辦慈善機關。我曾看見比她更苦的，我也置之不理。她現在為什麼可比從前困苦呢？」

「因為現在她是孤單一個人呀。」直至那時。那人雖已死了，但他仍躺在那裏。他仍在地上，現在他，埋在地下了——去了，不再停留這裡了。這——摩洛索夫指着聖母像——不是稱謝，這是求救的呼號。」

「好的，我明天去看她。」

摩洛索夫道：「很好。那就是我的意思了。現在不必多談。我們且繼續下棋吧。」

(五)

旅館主人立刻認識了賴域克，他說：「小姐正在她的房裡。」

「你可以告訴她我在樓下嗎？」

「她的房間未裝電話。我以為你不妨直找她。」

「她的房間什麼號碼？」

「我已忘記她的名字。她叫什麼？」

主人不覺什麼訝異。他說：「馬都，鍾馬都。我不相信那是她的真名字，那也許是一個劇場上名字。」

「為什麼叫劇場上的名字？」

「她登記她是一個女優。那個名字也好像一個女優的名字，是不是？」

賴域克輕敲二十七號的房門。沒有回答。再敲一回，聽聞一種不清晰的聲音。當他推開了門，便看見那個女人。她坐在放在粉牆側邊的睡床上。她已穿好了衣服，穿的是賴域克當日初見她時那套蔚藍色的。假如她不拘泥的披起化裝時所穿的長寬外衣，躺在其他地方，也許沒有那麼孤單可憐，但現在這個樣子，祇是一種習慣而無所為的穿好了衣服，在某方面使觸動賴域克的心腸。他對這種情景，并不驚奇——他已看見千百個如此模樣的人——那是被迫跑到國外呼籲無門的難民的模樣。

他把他的帽子放在椅上，問道：「你能解決所有的事情了？」

「是的，事情並不多。」

他問道：「你打算到外邊去嗎？」

「是的，再等一個時辰。沒有一定的去處——祇隨便走走。一個人能夠做什麼呢？」

「做不到什麼。多玩幾天是對的。你在巴黎有什麼熟人？」

「沒有」

「一個也沒有？」

女人仰起臉來，容態疲倦。「除了你，旅館主人和侍女——沒有一個人。那不是很多了？是嗎？」她作強笑。

賴域克縱目四望。小小的房間，蕭然四壁，嗅着一種默默寡歡的十一月的氣息。他說：「你出去的時候到了。來吧。我們一同去吃東西。」

他預料女人會表示反對。她似乎漠不相關的，甚麼東西也引不起她的興趣。但她立刻站起來，找尋她的雨衣。

貝里歐寢室不大擠擁，他們在樓上瓦簷很低的一個小房裡找到座位。

他對女人說：「我們先喝酒，然後吃小菜，那會適合你的脾胃。這個館子的小菜是有名的。」

他自己裝滿了一碟便吃，不再分神理會她。他忽然覺得很餓。當他過了半响抬起頭來，看見她也吃着。

鍾馬都說：「你為了我真夠麻煩了。」

「我不高興一個人吃小菜。所以請你來。我和你都是獨個兒過活。」

「我不是一個好伴侶。」

賴域克答道：「你是，就吃餐上來說，你是。在餐廳裏你是一個第一流的伴侶，我抵受不了嚙嚙囉囉說話於人，或那些高聲說話的人。」

鍾霎然一笑。「我也抵受不了。」

「旅館主人告訴我：你是一個女優。」他說。

女人道：「我不是一個有能幹的女優。我祇扮演小角色。在過去幾年，我完全沒有上台。我說法語也不大好。」

「過去你說那一種語言的？」

「義大利語。我生長於意大利。也會說些英語和羅馬尼亞語。我的父親是羅馬尼亞人。他已死了。我的母親是英國人；她還在義大利，但我不知道她住那裡。」

賴域克沒有留心聽她說話，隨便的問她道：「除了當小角色外，你還做過甚麼事情呢？」

「祇跟他們到處跑。有時跳舞或歌唱。」

賴域克忽然想起摩洛索夫來了。塞哈拉翠夜總會。自然哪！摩洛索夫該有辦法的。摩洛索夫把他拖進了這個沉悶的夜裡——現在且還他這個女人，由他找機會幫她的忙吧。他便問道：「你懂俄文不？」

「懂得不多。幾枝曲子，吉普賽人的曲子。牠們和羅馬尼亞的曲子大同小異。為甚麼你問我這句話？」

「我認識一個和歌場有往來的朋友。他也許能夠幫忙你。我寫他的住址給你吧。」

「我不相信那會有什麼效果。到處都有歌場的代理人。空言介紹於事無補。」

賴域克發覺到她以為他想到最易的方法擺脫他。因為這樣，他不得不抗議：「我說那

個人不是一個代理。他是塞哈拉翠夜總會的守門人。那是一家在蒙馬特的俄羅斯夜總會。

鍾馬都抬起頭說：「守門人？那就不同，守門人比代理人消息靈通得多。也許能夠成為事實。你和他很好的嗎？」

她的話忽然說得那麼熟落，賴域克訝異地注視她。他說：「他是我的朋友。全名叫鮑里斯摩洛索夫，他在那家夜總會工作已有十年之久。和經理人很好。假如塞哈拉翠沒有空缺，他會向其他地方想辦法。」

已近夜深三時了，他們在米蘭旅館的門前停住腳。

她說：「那個空洞的房間——」

「我陪你去。我們叫一瓶酒。」

守門人醒來。賴域克問他道：「有酒沒有？」

「要那一種？」

「白蘭地。」

「有的，先生。我拔去了瓶枳便送上來。」
他們拾級登樓。

鍾馬都把她的外套丟在床上，向賴域克照去。她的眼睛襯在青白的臉上，顯得特別大而
而有光芒，但附帶一種失望的表情。她站着一會兒，然後在小房裏踱步。賴域克定睛注視
她。她忽然抖擻精神，渾身有力，房子似乎容納不了她。

一聲門响，守門人送上酒來。

賴域克坐在睡床對面他過去似乎沒有看過的一條長椅上。

「你初進來的時候，就有這條長椅嗎？」

她搖頭道：「我把牠拿到這裡來的，我不喜歡在床上睡覺。那是沒有意思的。一張床
，必須解衣及其他。為了甚麼？早上或白天倒還可以。但夜裡——」

賴域克點起一支香烟說：「你必須找事做。我們在塞哈拉翠沒有碰到摩洛哥索夫，真是
糟糕，我不知道今天是他休息的日子。明天晚上再去找他，大約九點鐘。我相信他會給你
找事，甚至到廚裡作工。那麼你至少可以忙過夜裡的時間。那是你所需要的，是不是？」
鍾馬都停止了踱步。「是的」她說。她喝了一杯白蘭地，坐在床上，「我每晚都到外

邊跑。一個人在外邊跑，心內總覺好過些。」

他以背靠椅。冷雨敲窗，滴滴有聲。發熱器也响起來。

「當一個人跑回來，闔上燈——黑暗落下來，好像麻醉藥落在棉塊上，再開了燈，張望四壁——」

賴域克自忖，我已喝醉了。今天比平時醉得急。也許那不是醉，那是黯淡的顏色。也許兩者兼而有之。這回不是卑賤的女人了，這是另外一個人。霎時間幻見眼睛，幻見一個臉。幻見有人注視我。這當是一個陰影，我的額後的火光正照耀她。這是醉後的火光。

他沒有留心聽鍾馬都所說的話。他早已懂得一切，用不着去聽了。獨個兒的生活——無始無終的生活，不會比別的好，也不會壞。一個人說得獨個兒的生活太多了，他永遠不會獨個兒的。一個小提琴，忽然——幻想置身於匈牙利京城附近山邱的花園中。椰子的濃香。溫和的風。一個永遠不會變作黑夜的夜。那個時間所有的女人都是美麗的。

他抬起頭來。鍾馬都說：「謝謝你。」

「為甚麼？」

「因為你讓我暢所欲言，沒有去聽別人的話，那對我很有益。我正需要這樣。」

賴域克點點頭。他看見她已喝完了杯中的酒，他說：「好的。我就把那瓶酒留給你吧。」

他站起來。一個房間。一個女人。此外別無所有。一個沒有任何光彩的臉，青白的臉。○「你真的要走嗎？」鍾馬都問道。她左右顧盼，好像房裡有人躲着的樣子。

「這是摩洛哥夫的住址。他的名字，你不會忘記的了。明天晚上九點鐘。」賴域克在開藥方的拍紙簿上寫着，寫好了，把那頁紙撕下來，放在手提箱之上。

他拾起那瓶酒。鍾馬都出其不意的跑近他的身旁，急迫的說：「不要把我丟在這裏。明天我會有新的勇氣，但今晚我不能獨個兒過活。你不應該帶我出去，現在，我不能獨個兒活在這裡！」他可感覺她短促的呼吸。

賴域克輕輕地把那瓶酒放在桌上，擺脫了她緊握他的臂膀的手。他說：「小孩子，有時我們必須習慣於某種事情的。」他注視那條長椅。○「我須要幾小時的睡眠。明早九點鐘要施手術。我就這樣可以和我自己的地方一樣入睡。我不會坐以待旦，那成不成？」

她點點頭。她仍緊貼他身旁的站着。

他拿毛毯子在長椅上鋪好。睡在他的旅館或在這裡，對他都找不出相異的地方。

他倒滿他的杯，酒瓶放下地板。「敬你一杯！」

鍾馬都答道：「敬你一杯！謝謝你？」

一種輕輕的敲擊打破外間沉靜約空氣——好像有些東西要衝進來。灰色的，無歡趣的，無形式的，那是比愁慘更愁慘的東西——一種遙遠的無名的記憶，一陣無止境的波濤向他們衝擊過來，企圖取回和埋葬曾經留在海島上而遺忘了的東西——一勻的人情，光和思維。

「一個喝酒的良夜——」

賴域克問道：「假如你沒有熟人，為甚麼你在巴黎住下來？」他覺得他已昏昏欲睡了。

鍾馬都沒有回答。賴域克看見她喝酒，倒在枕上。還有其他東西——但他太疲倦了，不能再想下去。他要閉起眼睛睡覺。明天他要向病人開刀施手術。其他的事情他都不願意去管了。他把空杯子放回地板酒瓶的旁邊。他想，一個人有時會把他自己帶進一個奇怪的地方。

(六)

賴域克坐在波西街的咖啡座裏看着細雨迷濛的窻色的時候，發現一個人，他的神經叢裡好像給人突如其來的一擊，最初的一刹那，他祇感覺一種震動，還未認識那是什麼——但轉念間，他便推開桌子，從椅上躍起來，穿過人羣奔門而出……他推開一批人馬，沿波西街轉角向右面跑。

那是不可能的，他想，那是不可能的，我必已着瘋了，那是不可能的！一個臉，那個臉，那必是相似的臉，一個該死的相似，我的神經起了怪異的變化——那不可能在巴黎出現的，那個臉，那是在德國，那是在柏林。

跑到克勒伯街의 交叉口，他便停住脚。他忽然憶起一個女人，一個攜帶一條彪犬的女人——就在她的背後，他發現了那個人。

他早已趕過了那個攜帶彪犬的女人的前頭。他急急跑回去。他遠遠看見那個女人，便站着不動。他等待再過幾分鐘——那個臉却沒有出現。他的眼光射進停在路旁的汽車。但車裏看不見一個人。

他緩步跑回咖啡座去，坐回剛才坐過的椅子。那個剩有一半白蘭地的杯子，還放着不動。那個人似乎也站在那裏。

賴域克暗想，我看錯了。雨色迷濛的玻璃窗，怎能認出真面目來？他注視那個窗——灰色而明朗，閃出一套活動電影，一堆的記憶……

那是柏林。一九三三年的一個夏夜。秘密警察的機關；一個沒有窗門的大門；電燈泡的強烈燈光；一張掛起綁帶而有血漬的長桌；那個已經失去知覺十多回而遭冷水沖醒的腦袋的痛苦；他的腰部已敲擊至麻木不知痛楚；薛比爾那個至曲而失望的臉在他的眼前閃出來，幾個穿制服的暴徒抓着她——一個奸笑的面孔告訴她，要是她不供出真情，便會發生甚麼——三天後傳出來的消息：薛比爾已給他們絞死……

赫基那個傢伙在巴黎出現是一件不可能的事。不可能的！他擺脫了他的記憶。一個人既不能有所作為，而硬要有所為，那是沒有意思的。當那邊的事情都垮台的時候，一個人便能夠回去。到了那時……

他叫侍者來付了賬。踏進街頭，還禁不住搜索每個路人的面孔。

賴域克和摩洛索夫在國際飯店地下室的餐廳裏談話。

摩洛索夫問道：「你以為他真的是赫基嗎？」

「不，但他好像那個樣子，一個模樣捏出來的。我的記憶力糟透了。」

摩洛索夫沉默半晌後說：「那可嚇煞人的，是不是？」

賴域克說：「鬼一樣的，現在猶有餘怖！」

「其實並不如是。我也遭遇過同樣的事情。尤其是開始流亡的時候，最初的五六年間。到了現在，我不等待他們中國間的三個。他們都在蘇聯那邊。原本有七個人。四個已死了，兩個被他們的黨槍決。自一九一七年以來，我等待他們已二十年了。三個中那活着的。那一個，現在已有七十歲的年紀，其他兩個也有四五十歲。我還希望碰到他們。我要替我的父親復仇。」

賴域克注視着摩洛索夫。他的年紀已過六十歲，但和一個巨人的康強。「你會碰到他們的。」

摩洛索夫握起他粗大的手，說：「是的。」

他們對坐一回。摩洛索夫問道：「我們下棋吧？」

他們下了兩局棋。摩洛索夫站起來。「我要回去了，替川流不息的人開門，為什麼你總不到塞哈拉翠去？」

「我不是想去。但總沒有機會。」

「照我看來，你自從打發了鍾馬都那個女人到我們那裏後，便沒有再來了。似乎並不祇是沒有機會吧。」

「胡說。我倒不知道她還和你們在一起。她用得着嗎？」

她頗有用。最初參加合唱隊。現在担任獨唱，每晚唱兩三支歌不一定。」

(七)

當他踏進塞哈拉翠去，燈火突然暗下來。吉甫賽會正舉行游藝，舞台燈向樂隊側而鍾馬都坐着那個桌子射過來。

他聽聞鍾馬都的歌聲——就在這個時辰，五彩褪了色，而生命在無能的手上變成灰暗。○不可思議的退化。時間慢慢嚙食一個人的心靈。樂隊奏起 *San'a Lucia Luntana*。那時他好像隔了一個海洋了！從已忘却而遼遠的彼岸飄過來。

舞台燈熄滅了。樂隊開始轉奏探戈舞曲。鍾馬都離開那個桌子。賴域克看着她，她也看着他。她的臉上沒有訝異的神態，一直向他跑過來。

他說：「你好嗎？」

她的臉閃出光輝。她沒有笑，祇見她的容光更覺煥發。

他喝盡了杯中的酒，定睛看她。高高的眉毛，潤大的眼眶，咀巴——所有過去輪廓分的，沒有韻致的，而今却湊成一個光彩而神秘的臉——一個敞開即是秘密的臉。他不隱藏也不透露任何事物。牠沒有應許一件事，亦即應許所有的事。他暗想，奇怪得很，我從來沒有看見她這個樣子。那時也許有所不同，那時也許她的臉上正充滿憂慮和恐懼。

那瓶伏特加酒已喝光。「我們好不再叫同樣的一瓶！」

「那時你叫給我喝的是什麼？」

「什麼時候？在這裡嗎？我已記不清楚了。」

「不，不是這裡。那是我們認識的第一個晚上。」

賴域克思索一回。「我想不起了。那是白蘭地嗎？」

「不是，那好像白蘭地，但那是另外一種酒。我幾回想喝了。但叫不出牠的名字。牠

是我有生以來喝的最溫暖的東西。」

「我們在那裡喝的？」

「在凱旋門附近的一個小咖啡店。我們要跑下幾級才進店門的。」

「啊，我想起來了。那是 Calvados，諾曼第出產的蘋果白蘭地。你叫來喝過不？」

「我想不會是牠，」

「這個地方也許叫不到牠，牠太高雅了。那是 Calvados，一定不會錯。我們想不出來，真該罰。最簡單的辦法祇有跑回那個地方去。但現在也許不能走吧。」

「為什麼？」

「你不要留在這裏嗎？」

「不，我的工作已完了。」

「好極了。你想到那裡去不？」

「去吧。」

賴域克很容易找到那個小咖啡店，店裡顧客并不擠擁。

他問鍾馬都道：「那可就是 Calvados 了？」

「味道好像更好。」

他注視她。他覺得體內衝起一陣溫暖，他知道她話裡的意思，但她說話的時候，却抵消了那個意義，她似乎并不關心那可有什麼影響。她坐在那裡好像左右祇有她自己一個人。夜總會的燈光反映着一種空虛。那個不要求甚麼的發光而凍冷的臉，祇是一個存在而有所等待——那是空虛的臉，他想，一個隨着任何風向轉變的臉。一個人可能夢想給他甚麼。那好像一間美麗的空房子，等待鋪上地氈和掛起圖畫。牠有種種可能性——牠會變作一個王宮或是一個犬窟，完全視乎一個人放進甚麼去。

那時正是細雨濛濛，他們站在咖啡店的門外，他說：「現在讓我送你返你的旅館去。」

她慢慢地轉過來說：「不可以到你那裏去嗎？」她的臉剛剛在他的下面，對他仰視着。

他說：「是的。」

她的眼睛在路燈的火光下閃耀起來，看去好像無止境的深淵。他說：「今天我首次發見你，是一個和過去的你不相同的女人。」

「不。」

「現在所有的都是以前所沒有的。」

「不。我已忘却以前的事了。」

他感覺她的呼吸的微波，看不見的，輕細的，正對着他顫動起來，沒有沉重，而有完全的信心——在一個奇怪的夜裡的一種奇怪的生活。暮地裏，他覺得他的血也在沸騰，一步一步的上升，尤有甚者：生命得失無常，一千個詛咒，也一千個歡呼——一小時前還是一片荒野，草木枯稿，亂石成堆——現在好像從無數清泉中噴出的芬芳，幻成奇景，使人無法置信。

她說「請扶我走。」

她緊緊地靠着他。他覺得有些東西在他體裏張開，擴大，溫暖而柔和，廣潤而莫測，那些東西好像伸出很多手把他拖下來，使他忽然覺得抵受不了，他們並肩的站着，那些微小的立足點，并不降服於皮膚的呼喚，那個千百年前腦袋，思維，痛苦和懷疑還未存在的呼喚，而渾忘一切傾倒下去，却違反自然的站起來，不偏不倚祇有熱血的快感在支配——他說：「來吧」。

他們冒着細雨跑過灰色的空虛的街道，當跑到盡頭處，又是那個方場，凱旋門灰黯的影子在流動的銀光中浮現出來，偉大的，沒有約束的。

(八)

他的手鏢的夜光時盤在黑夜中好像一個小太陽似的發亮，那是早上五時了。鍾約好了三時到來的，但現在她還有到來的可能，也可能是她太疲倦了，不得不返她的旅館休息去。

他從床上翻起來，披上大衣坐在窻門的側邊。縱目四望，房裡祇有幾個衣箱，幾件雜物和幾本讀至爛熟的書——一個人也需要幾件東西一同過活，當生活未有着落時，不習慣於使用較多的東西。那也是好的，因為在流浪生活裡，一個人必須一再把牠們拋棄或牠們給別人拿走。一個人每天都準備出走，這就是他必須獨個兒生活的理由——當一個人流浪四方，他不應該接受任何束縛他的東西。

他看他的睡床，那塊起皺的被單，那和他所等待的沒有什麼關係。他等待女人，是常有的事了。但他感覺他過去所等待的和現在不同——簡單、明白而鹵莽。有時一種莫可名

狀的溫柔，嵌着銀色的渴望——但那是過去很久的事，却非今天所等待的。有些東西已經爬進他的心裏，但他沒有注意。那會再次掀動起來嗎？那會行動的嗎？那是多久以前的事了？是否有些東西從湮沒中，從藍色的深處再次回來，好像草場裏呼吸，充滿薄荷香，襯着天外白楊和四月的花訊，再向他吹過來？他不願佔有任何事物。也不願被人所佔有。他是在流動中。

他站起來開始穿衣。一個人必須保持獨立。各種事情都從小小的依賴中產生出來。一個人不會注意那些小節，後來不知不覺給了那習慣之網所束縛。那習慣包括很多東西——愛情就是其中之一。一個人的生活不應該養成對任何事物的習慣，甚至對於一個軀壳。

他沒有鎖上門。假如鍾進來找不到他，他儘可在那裡等候，祇要他喜歡的話。他考慮一回該不該留下一個條子。但他不願意說謊，也不願意告訴她，他可到那兒去。

早上八點鐘的時候，他回來了，冒着寒冷的晨風在路上跑了一個清早，頭腦倒覺得清醒，但因他到旅館的門前。又覺得緊張了。

鍾沒有來。賴域克至是一心相信不會再有什麼事情發生的了。他覺得他的房間似乎比較平時更見空虛。他四處搜索她曾經來過這裡的遺痕，但一點也找不到。

紅日已掛上瓦頂。飯店的住客都醒來了。難民維辛霍夫推開窗門，吹着一支進行曲的口哨。樓上的水龍頭噴射不停。門聲砰砰震耳。賴域克伸個懶腰。黑夜已去，黑夜的罪惡也隨之而去了。

報童已在門外叫嚷當天早上發生的新聞。捷克邊界又有糾紛事件。德軍進駐蘇台德綫。慕尼黑協定已成廢紙。

(九)

鍾的雙手搭在他的膝上。她的溫暖直透衣底，她的溫暖和衣服的溫暖，使他忽覺兩者都似在很久很久以前經已屬於他的，鍾好像從他的生活外回來的一個舊相好。

「賴域克，你昨晚跑出去了，是不是因為不想見我？」

「不。」

「你儘可告訴我什麼時候你不想我來看你的。」

「我會告訴你的。」

「昨晚就是為了那個緣故嗎？」

「不，真的不是那樣。」

「那麼，我可放心了。」

他沉默了一回，問道：「你真的知道你說的是什麼話兒？」

「真的。」

外邊淡白色的光綫，照着她的眼睛。他說：「一個人不該輕輕地說出那些話。你快要告訴我，你要愛我了。」

「我愛你。」

他作了一個手勢。「鍾，你還沒有認識我吧。」

「那有什麼關係？」

「關係多得很。愛情——那即是說你想和某個人白首偕老。」

他說：「我知道你并不愛我。」

「那麼，你知道我更甚於我知道我自己——」

她立刻抬頭看他，說道：「你可愛我嗎？」

賴域克暗想她怎麼會說出那些話來。她隨口吐說，好像一個空碗子，她拿些東西填充

那個空碗子，便名之曰愛情。那個空碗子過去裝過多少件東西啊！裝過獨個兒生活的恐懼——裝過由於另一個自我的刺激——裝過一個人自恃的誇張——裝過一個人幻想的閃耀——但有誰真正知道？我說白首偕老的解釋是不是最笨極的事？她的勃然自發是不是較為合理？為什麼我在戰爭的邊緣，坐在寒夜裏，出言恟恟，好像一個教書先生？為什麼我不安身局內，聽其自然，而拒於物外呢？

鍾問：「你為什麼還拒却我？」

「我沒有拒却——為什麼我要拒却呢？」

「我不知到。我很快樂，我希望你也快樂。我心悅神怡，不知道還有其他的事。我的頭顱用銀製成，當我想起我們兩人的時候，牠好像一個小提琴似的。但你的頭顱的後面有點東西，却要獨個兒的生活。我察覺了牠。牠好像一個藩籬。」

「那不是藩籬。那祇是比你更多了十五年的生活經歷。每個人的生活並不像一個屬於他的房子，他可能使用記憶的家具把牠裝飾得美輪美奐。有些人以逆旅為居停，歲月如流，萍踪無定——所剩下来的，祇是小小的勇氣和對任何事物的不懊悔。」

她半晌不作答。他不知道她倒有聽他說話沒有。

賴域克注視她。他想：這是一個奇怪之夜，這個時候在某些地方有人被槍殺，有人被搜捕，監禁，凌虐，或謀殺，和平世界的一角落，已遭受踐踏，有些人明知其然，却無法施救，而生活則奔流於城中的燈火放亮的咖啡店裡，誰也不珍惜牠，及至神疲力倦，則倒頭入睡，至於我個人，此時剛和一個女人同坐，愛情的陰影上升，戰慄，寂寞，奇怪而發愁，那也是過去安全之園的出亡。羞怯，粗野，疾速，好像沒有真理的——

「鍾」，他囁嚅的說，打算說出來完全不同的話，「你在這裡真好。」

他執起她的手。「你懂得那些話的意思嗎？我想說千百句話——」

「她點頭。她的眼瞳忽然充滿熱淚。她說：「我沒有什麼意思。我知道。」

賴域克知道她是對的，答道：「那不盡然。」

「不，并無其他。你必須愛我，也必須被人所愛。就是了。」

他沒有答話。

她複述道：「你必須愛我，否則我可活不了。」

(十)

她從衣箱裏取出她黑色的晚服，擲在床上。「有時我是何等討厭這種東西。老是同樣

的黑衣服！老是同樣的塞哈拉罕！老是同樣的東西！老是同樣的東西！」

賴域克抬起頭來。沒有說一句話。

她問道：「你懂得嗎？我想離開了這一切。離開了這間旅館，這個夜總會和那些貪婪的眼睛，離開了一切。」她停了一回繼續說：「賴域克！我們必要過着我們現在所過的生活嗎？我們不可能過着和其他彼此相愛的人們一樣的生活嗎？我們不可能生活在一起，取得了屬於我們的東西，晚上的時光和安全的感覺嗎？」

賴域克露出疑惑的臉色。他想，那些問題畢竟來了。他已預料到隨時會提出來的。「鍾，你真的想那是屬於我們的了？」

為什麼不？其他的人都得到了！」

「一個明淨的小公寓，一種清趣的小布爾喬亞生活。一種在懸崖上的小安全感。你實在可想到的？」

她好像旁若無人的說：「你儘可把他當作某種東西，一種并不怎樣可鄙的東西。當一個人陷入愛情中，他便會給他其他的名字。」

「鍾，那還是一樣的。你真的懂得嗎？我和你都得不到的。」

她止住他的話：「我可得到。」

賴域克笑了，這個笑，包括了溫柔，諷刺和一個憂愁的陰影，他說：鍾，你也得不到，你得到的希望甚至比我更微。但那不是唯一的理由，還有其他。」

她慘苦的回答道：「是的，我知道了。」

「不，鍾。你不知道，讓我告訴你，那可比我不說好。你不應該照你現在那個想法去想。」

她站在他的前面，他說：「我們且快快說個明白，省得以後很多的問題。」

她沒有回話。她的臉是空洞無物的。

她的臉又泛起了她們初見時的表情了。他執起她的手，他說：「我在法國是非法居留的，我沒有護照。那是真正的理由了。那是為甚麼我總無法租得一個公寓。因為要租公寓，我必須交出我的身份証和護照。同理，我也不能和我所愛的人結婚，我甚至不能找尋工作。我必須暗中活動。我現在幾乎無法生活。」

「警察對你怎樣？」

「警察倒沒有什麼。須知他們捉着我，我祇被驅逐出境，惟是而已。但那是不會有的

。]

「驅逐出境，逐出了法國，那你便要離開這裡了？」

「祇是一個短期吧。」

她似乎沒有聽聞他的話。她反複的說：「離開這裡！離開這裡？那時我將怎樣辦？」

「我來這裡兩個年頭，從來沒有被他們發覺到。」

她的頭靠貼他的肩膀。○那是不能弄假成真的。○我不想再過獨個兒的生活。○當只剩下一個人的時候、我可完了。○你必須和我在一起。○賴域克，我不能離開你了。○」

「我們且離開這裡到外邊玩幾天。○到坎尼斯或安特比去。○管他媽的警律！管他媽的小公館和小布爾喬亞的夢想！」

她立刻挺起了身軀：「你真的那麼想？」

「是的。」

「但是——警察——。」

管他媽的警察。○外面不會比這裡更危險。○遊客區的檢查並不嚴格，尤其在華貴的大飯店裏。○」

但我們那裏找錢來？」

「再過幾天，我要施手術剖開一個要人的肚皮。他會供給我們所需的錢。」

(十一)

安德烈杜蘭醫生有點動火起來，他說「我不會再給你工作了」。

賴域克聲聲他的肩膀。他從韋伯醫生方面知道，杜蘭這回索得了一萬法郎的手術費。除非在施手術前和他說好應得的代價，否則杜蘭也和上次一樣，給他二百法郎便了。

「賴域克醫生，半小時前，我想不起你會提出這個要求。」

賴域克說：「我也想不起哩。」

「你知道，你是時常相信我對你的慷慨的。我不明白為什麼這回你却如此市儈氣。正在病人的性命操在我們手中的時候，說起金錢，我覺得很難開口。」

賴域克答道：「我倒不覺得。」

杜蘭瞪起眼睛看他一回，猶豫的說：「你要多少？」露出很不高興的樣子。

「兩千法郎。」

「兩千法郎！你知道就是我本人也要不得那麼多錢？病人是我的朋友，我祇能收他少許的手術費。」

杜蘭的樣子好像兒童讀物的天父。他的年紀已七十，診斷能力還好，但外科手術要不得。過去的日子，他靠他的助手比洛幫忙，但兩年前，比洛已和他分手，自立門戶，從那時起，杜蘭便僱了賴域克代他施行比較困難的手術。賴域克心靈手敏，技術精細，解剖後縫回，幾至不見刀痕。

女護士從大門外探首進來說：「教授，我們可以開始放麻醉藥末？」

杜蘭看着她，帶着憐憫和懇求的目光看賴域克。賴域克以憐憫而堅決的目光答覆他。

「賴域克醫生，你以為怎樣？」

「教授，這是由你決定的。」

「女護士，等一下。我們還未辦妥手續。」女護士退。

杜蘭說：「好吧，我就給你一千。」

賴域克改正他的話：「兩千。」

杜蘭滿不以為然。他輕輕撫摩他頤下的尖髯，然後溫暖的說：「作為一個不准執業的

難民——」

賴域克鎮靜地打斷他的話頭說：「我是不該替你施行任何手術的。」現在他預料聆聽對方老生常談的意見：他在法國裡，應該容忍一切，而存感激之心。

可是杜蘭已來不及說這套老調子。他知道他已無法圓轉，時間緊迫着他。「兩十」，他慘苦的說，每個字都好像一張從他的喉頭裏吐出來的鈔票。「我要掏自己的腰包給你錢，我希望你會紀念我對你所作的事。」

他等待着。賴域克暗想，奇怪得很，這個衣扣掛起榮譽勳章的老騙子，不惟不自慚形穢。○反來指摘我剝削他。他甚至相信真是如此。

杜蘭說：「好啦，兩十。」他重複說：「兩十」，好像他說家庭，愛情，上帝青筍，幼鷓鴣，老聖晏美里安，都完了——」「唔，我們現在可以動手了？」

那個人腹部肥滿如桶，而手足纖細。賴域克打聽他是什麼人。他名叫拉佛爾，是一個管理難民事務部的高級長官。韋伯醫生已告訴他這是開一個特殊的玩笑。國際飯店每個難民都曉得拉佛爾那個名字。

賴域克很爽快地割了第一刀肌肉好像一本書的張開來。他緊扣着他，細看湧上來的黃

脂膏，他對杜蘭說：「我們且拿出幾磅脂膏作為不要錢的禮物。將來他自己會填補的。」他找到了那個衰弱有病的膀胱，做成牠的病源的，不知是多小旨酒嘉肴，肥鷄大肉和壞脾氣。

賴域克除下他的手套和面罩。那個大官員被送出了手術室。賴域克對他凝視一回。他想。○拉佛爾，祇要你知到！你正當的膀胱却使我一個不正當的難民，跑到里維拉消受幾天不正當的日子！

(十二)

賴域克慢慢地醒過來，伸手探索牀緣，已找不着那個酒瓶。原來牠已放在房角的一張桌上。他赤足跑到桌邊，取了牠，拔去積子，痛飲幾口。他回頭一望，發現鍾已張開眼睛注視着他。

她好像剛剛醒來，發抖的說：「賴域克——你在那裏幹麼？」

「我喝酒。」

她挺身起來說：「但為什麼——甚麼事？」

「沒有甚麼。」

「讓我也喝一口。」

賴域克站在月光另一邊的沙發旁。他朦朧的看見鍾坐在牀上。她的潤黑的頭髮披過她的肩窩。

他踱過那個房間，從黑暗的一面踱進光明的一面，然後踱回黑暗裡——祇是短短幾步的距離，對他似乎很遙遠的了。

她從他的手裏取去那瓶酒來喝。她是十分美麗，他覺得他對她發生了愛；她的美不像一個銅像或一幅畫的美；她的美好像薰風吹拂着的草場。那是她內心躍動而形諸外的表現。○那是她一個不可解的謎，好比一顆微小的種子，經雨露滋潤，發芽生葉，枝柯秀茂，滿結四月的蓓蕾——曾幾何時，一夜之愛而出現一個臉，兩肩雙目，就是這些目和這個肩，牠們混在世界億萬人中，而在一個十一月之夜，出現於巴黎——

「親愛的，跑過我這裏來，從睡鄉的深谷裏回來吧。你記記我們今晚如何跌入睡鄉——睡意緩緩滲進我們的中間，無光無色，最初祇有幾點，其後越來越多，好像一塊疥癬的，潛進我們的思想裡，血液裡，把我們帶進無知無覺的昏盲中——忽然我們開始分離，我

們沿着黑暗的道路不知飄往何處，把我們付托於不可知的力量而抵受各種無形的威脅。當我一覺醒來，我看見你，你還睡着，你還在很遠的地方。你已完全離開了我。你也不再想念我。你到了一處我不能追隨而往的地方。」他吻着她的頭髮。「當我在睡眠中失去了你，愛情怎能完全呢？」

「我靠貼你，躺在你的身旁。在你的雙臂裡。」

「你到了一個不可知的大地。你雖在我的身旁，但我和我相距那麼遠，好像你到了另一個星球。白天你不在這裏，不要緊！——我可防備白天的事情。但誰防備夜裡的事情呢？」

「我和你在一起。」

「你沒有和我在一起。你祇躺在我的身旁。」

她把酒瓶交給他。「賴域克，你醒來得很好。祝福月亮，沒有牠，我們也許睡熟了，彼此無知無覺。或者，我們中的一個，當我們毫無防禦中，被人散播了分離的種子。逐漸的，看不見的，牠生長起來，直至有一天，出現於人們的眼前。」

她溫柔的笑着，賴域克注視她。「你不會把牠看得太嚴重吧？」

「不，你呢？」

「不。但這裏有些東西，那是我們並不把她看得太嚴重的理由。關於此點，男人是夠偉大的。」

(十三)

鍾問道：「我們到這裡多少天了？」

「八天。」

「那好像八年，你覺得對嗎？」

賴域克說：「不對。那好像八小時。八小時和三千年，你站着那個地方，三千年前同樣的站着一個年青的埃特拉斯根女人——薰風也同樣的從非洲吹來，越過海洋，趕向光明去。」

鍾蹲伏巖石上，靠近他的足旁。「我們那時返巴黎去？」

「我們且看今晚在卡辛諾的結果如何而定。」

「你贏了錢嗎？」

「贏不多。」

「你賭起來好像是個老手。也許你是的。我真的不懂得你的事情。你上次是什麼時候到這裏來的？」

「不知道。多年前來過一回。你的皮膚給太陽照成褐色了！你的皮膚應該時常保持這個顏色。」

「那麼，我要一輩子住在這裡。」

「你喜歡不？」

「不想在這裡過一輩子，可是，我想時常過着我們在這裡所過的生活。」他把她的散髮撥回肩膀上。「我想，你會覺得那是十分膚淺的話，是不是？」

賴域克說：「不。」

她微笑的轉向他說：「我知道那是膚淺的，可是，我的天呀，我們苦難的生活裡，那種膚淺實在太少了！賴域克，我倒不值得什麼。我不想活在一個歷史的時代裏。我想愉快的生活，事情沒有那麼負累和困難，惟此而已。」

「鍾，誰個不作那麼想法？」

鍾說：「我想我們能夠做得到。」

「但我們倒可以——在一個短期內。」

「是的，一個短期，三兩天，我們便要重返巴黎，重返那個仍舊燈紅酒綠的夜總會；那個污穢旅館裡——。」

賴域克到醫院去，他從里維拉回來已一週了，他忽然止住脚步，他看見好像一種小童玩具匣裏的東西，在陽光照耀下，那座新房子恰似一個模型玩具，那矗立晴空的棚架，極似一種金銀細工——當有一個人站在上面的支柱開始顛覆時，彷彿一枝黏着蒼蠅的火柴跌下地面，牠落下又落下，好像跌進無底的深淵——那個人現在離開了支柱，好像一個小木偶，伸開他的四肢，向地面衝下去，這一刹那，世界好像凝結了，死寂了，沒有騷擾，沒有風波，沒有呼吸，沒有聲音——祇有那個小東西和那根支柱，飛速的下降。過了半晌，每件東西都忽然叫起來，活躍起來，賴域克覺得自己一陣緊張，他跑了。

那個可憐人躺下路邊，一秒鐘前，街上空闖無人，現在却人山人海。他們好像聽聞一個警號，從四方八面跑出來，賴域克自人叢中打開一條路。他看見兩個工人企圖扛起那個可

憐人。他叫道：「不要扛起他！讓他留在原來的地方。」

在他左右和在他前面的人給他讓開了路，其中一個工人說：「你是誰？一個醫生嗎？」

「是的。」

工人把不幸者放回路邊。賴域克跪在他的身旁打診。

賴域克說：「完了。」

人叢中後面有人問道：「這裡有醫生嗎？」

賴域克說：「什麼事？」

「那個女人——支柱擊中她，流血不止。」

賴域克推開了人叢跑過去。一個矮婦人穿起藍色的長裙，躺在一條溝邊的沙堆裡。支柱擊中她的肩膀和頸項。膊骨擊破頸骨也折，骨節已粉碎了。

賴域克問道：「有人打電話叫救傷車來嗎？」

沒有回答，過了一回，有人說：「我想警察已叫過吧。」

賴域克仰起他的頭。「警察？他在那裡？」

「在那邊——和其他的人一起。」

賴域克站起來：「那麼，甚麼事情都有人來照料了。」

他正要離去的時候，警察推開人叢進來，他是一個年青人，手裏執着一個記事冊，他緊張地咬着他的鉛筆頭。

他說：「請等一下」他要寫記錄。

賴域克說：「現在事情都有人來照料了。」

「醫生——請慢走，我要寫下你的名字，你是一個見證人。」

我沒有目擊那件事，事後我才經過這個地方。」

「但我要記錄所有的事情，這是一個嚴重的案件，醫生！」

那個受傷的女人掀唇欲語，她的眼皮開始震動，好像蝶舞，好像垂死的青蛾，賴域克轟地裏覺悟過來，我上當了，我該說法溜之大吉！

號角叫响，救傷車駛來了。賴域克暗想，這是溜走的機會，他輕輕地舉了一步，那個警察把他叫回來：「醫生，請你和我到警署去。對不起，我們一定要紀錄全部的案情。」那時賴域克的身旁已站着其他的警察。沒有辦法逃脫。他自己安慰自己，希望事情不出亂

子，便和他們到警署去。

當值的警官一聲不響的傾聽那個警察的報告。其後，他轉對賴域克說：「你不是法國人。」他沒有發問。他當作確實的說。

賴域克說：「不是。」

「是那裡人？」

「捷克人。」

「你怎麼會來這裡行醫？你是外國人，要是沒有歸化法國，是不能執業的。」

賴域克微笑道：「我沒有在這裡行醫？我是一個遊客。祇順便救人吧了。」

「你隨身帶了護照沒有？」

另一個警官問道：「佛南，那不需要吧？那位先生幫忙救了那受傷的婦人，我們已寫下他的地址。那該夠了，這裏還有其他的見證人。」

「我想查問一下。你隨身帶了護照沒有？或帶了身份證？」

賴域克說：「當然沒有帶，誰個整天把他的護照帶在身邊呢？」

「放在那裡？」

在領事館。一週前我已把護照送去，請求延長時限。」

賴域克知道他要是說護照在放在旅館，警官也許派人跟他回去看看，謊話便立刻揭破。還有一層，也說出那個地址也是虛構的。因說放在領事館裡，也許還可獲得一個脫身的機會。

佛南問道：「那個領事館？」

「捷克領事館？」

佛南注視賴域克說：「我們可以打電話去問他們。」

「當然可以的。」

佛南沉默了一回：「好的，我們試去問問。」

他離了座位，轉入隔壁的房裡。其他的警官覺得很不好意思。他對賴域克說：「醫生，真對不起了。那是當然不必多此一舉的。但馬上就可了結。我們很感謝你的幫忙。」

佛南回來說：「領事館裡沒有你名字的護照。你不是一個捷克人。」

其他的警官開始說話：「喂，佛南——」

佛南繼續說：「你沒有捷克的口音。」

「也許是的。」

佛南得意洋洋的說：「你是德國人。你沒有護照的。」

佛南踏出房外。其他那個警官正在搜尋有關他的文件。他感觸的說：「先生，對不起。他為了這件事發瘋了。」

賴域克四面張望一回說：「不要緊。我可在佛南回來之前打個電話嗎？」

「當然可以，電話就在桌上，趕快些。」

賴域克打電話給摩洛索夫。他用德語告訴他發生了的事，叫他代告韋伯醫生。

摩洛索夫問道：「也對鍾說不？」

賴域克躊躇的說：「不，不要全說，祇說我給警察捕去，但兩三天後便可無事。請好好照料她。」

摩洛索夫并不興奮的答說：「是的，是的，胡錫。」

翌晨，韋伯醫生到監獄探視賴域克。

賴域克說：「法國的監獄還是真正的監獄。沒有沾染那些假仁假義的氣味。」

「你起了一個新名字叫胡錫嗎？」

賴域克露齒而笑。「拉狄米胡錫，那是我的第四個名字了。」

韋伯說：「賴域克，現在怎樣辦？」

「沒有甚麼。最要緊的就是那些朋友不要找出我已到過這裡幾回了。否則，我要坐半年。」

「該死的！」

「是的，這個世界一天比一天假慈悲，尼米說，生活是危險的，做了難民，更是不由自主。」

「假如他們找不出來？」

「我想，兩星期吧。坐過牢便速解出境。」

「速解了以後？」

「我再回來。」

「不會再被捕嗎？」

「當然會的，但要經過很長的日子。兩年，或一輩子。」

「我們必要想個辦法，不能老是這個樣子活下去。」

那可能的。你又有什麼辦法？」

兩星期後，賴域克奉命受審，經過一個時候，他才認出那個矮胖子是誰，他平時施手術時，不會注意病人的面孔，病人數目太多了，面孔記不勝記，他祇注意病人患病的地方，可是他曾經好奇心仔細看過這個面孔。他現在端坐堂上，精神奕奕，桶形的肚皮已復填得飽滿，除掉了那個衰弱的膀胱；他是拉伐爾。

拉伐爾從頭到腳端詳他，趁空思索一下。

「你是德國人，是不是？」

「是的。」

「是難民嗎？」

「是的。」

「看你的樣子不像一個難民。」

賴域克分辯說：「難民不一定是猶太人。」

你住什麼地方？地址也是不對的。」

「我的居處無定。有時住這裡，有時住那裏。」

「到這裡多久？」

「三個星期。三個星期前我從瑞士來。我偷渡邊界。從法律的觀點看，你也知道，我們沒有護照，便沒有居留權——但我們大多數還沒有自殺的勇氣。那就是我們打擾你的緣故。」

拉伐爾氣憤憤的說：「你應該留在德國。那邊並不十分壞。人們的話都是言過其實的。」

賴域克暗想，那天的手術稍有差失，你這傢伙現在便不會在這裡胡說八道了。」

拉伐爾問：「你有在這裏見習沒有？」

「沒有」

賴域克暗想，那個疤痕現在縮少了吧。那天我倒縫得不錯。現在他又盡量填充他的肚皮了，一個酒色之徒。」

拉伐爾說：「那可是最危險的所在。沒有經過檢定，沒有約束，你在這裏鬼混下去。誰知道你鬼混多久，不要以為我相信你祇到了這裏三個月。誰知道你已幹了什麼事！我不

能幫你的忙，我們必要嚴格辦理，把你逮解出境。」

「我知道。」

「你以前到過法國沒有？」

「沒有。」

「你要是跑回來，便要坐牢半年。曉得嗎？」

「是的。」

「我想還是趕快把你逮解出境吧。這是我能夠幫忙你的地方。你有錢沒有？」

「有的。」

「很好。那麼，你便支付你自己和你的護送人前往邊界全程的費用。」他點頭。「現在你去吧。」

「鍾——」

「賴域克——我的天，你在那裏？他們把你釋放了？告訴我，你在什麼地方！」

「一個咖啡店裡——」

「為什麼要在咖啡店給我電話？為什麼你不到這裡來？」

「我不能夠回來。我祇有幾分鐘的時間。我說服了那個警官在這裡停留半個時辰。鍾，我要轉到瑞士住幾天，然後——」賴域克仰視意外。那個警官靠着櫃台談天。「我很快便回來的。」

「我要來，我馬上就來。你在那裏？」

「你不能來。我和你相距有半小時的路程。現在祇剩下幾分鐘的時間。」

「把警官送走！給他錢！我自己帶錢來！」

「我又不是去打仗，我祇到瑞士玩幾天。幾天後便回來了。」

「當你回來的時候，什麼事情也變了。我活該過着愚得患失的生活。」

「請再說一遍最後那句話。」

「那真是如此。」她的聲音帶着憤怒。「我是一個最後報信的人。韋伯醫生能夠來看你，我却不能夠！你告訴摩洛索夫，却不告訴我！現在你又走了——」

賴域克說：「我的天呀，鍾，我們不要吵架吧。」

「我不是吵架。我祇說出什麼是不對的。」

「好了。我現在要走了。再見。鍾。」

「不要不回來呀！不要不回來呀！沒有你，我也活不下去」

「是——的」

「再見，鍾。過了幾天，我便回來。」

「他站在酷熱的小屋下半個時辰，才發覺他的手裏還執着那些電話筒。他開了門，警官迎着他，作善意的微笑說：「完了？」

「是的。」

他們出了小屋跑回原來的座位。賴域克喝盡了杯中的酒，暗忖道，我不該給她那個電話。通話前，我的心裡很覺平靜，現在却紛亂得很。我該知道電話裡說不出甚麼話來。我說不出，鍾也說不出。他很想跑回去再告訴她，他實實在在相對她說的話。向她解釋他不能來看她的理由：他不想她看見他滿身污垢，給人監視左右，而失去了自由。

警官說：「我想，我們要走了。」

(十四)

賴域克感覺疲倦。在悶熱的火車上渡過十三小時，同車的乘客，有吃大蒜的，有攜獵

犬的獵人，有在膝上放着鷄籠或鴿籠的女子。還有乘車前幾乎足足三個月在邊界上流浪的生活。

他們坐在科里西咖啡店的門前。摩洛哥夫問道：「這幾個月你的生活過得很苦吧？」賴域克喝過他的酒，注視過路的人羣。當他別了巴黎時，每樣東西歷歷在目。現在，便覺明亮，光彩而賞心。

他問道：「鍾在那裏？」

「我不知道」我沒有聽聞她的消息已有幾個星期了，也碰不着她。

「幾個星期以前怎麼樣？」

「以前她曾幾次打聽你的消息，以後便沒有了。」

「她不在塞哈拉翠工作嗎？」

「不在了。她走了已經六個星期，以後到過兩三回，便看她不見了。」

「你曉得她現在幹什麼？」

「我想，在電影園裏工作吧。至少，她曾經對衣幅間的小姐那樣說。但那是騙人的。」

「騙人的？」

「是的，騙人的，賴域克，可不是嗎？你還希望甚麼？」摩洛哥索夫悻悻的說。

賴域克穿過狹窄的小街跑到埃多區：巴黎的夜生活活在大路上搖曳着。他向前跑，脚步急速，將抵米蘭旅館的門前，便放慢了。他招呼那個門房道：「好嗎？」

「門房站起來說：『啊，先生！你好久沒有來這裏了。』」

「是的，並不很久。我有事離開了巴黎。」

門房的小眼睛在他的身上打轉。『夫人已不在這裏了。』

「我知道。已搬走多天了。」

門房是一個精明的人。他在對方詢問前，便知道對方要問什麼話。他說：「四星期了。她是四星期前搬走的。」

他給韋伯醫生通電話。」

「賴域克！你在那裏？」

「在巴黎。今天回來的。你還要施手術嗎？」

「是的。在二十分鐘內，是一個急性盲腸炎。過了一回我們可以碰頭嗎？」

「我可以來。」

「很好。什麼時候來？」

「馬上就來。」

「好的，那麼，我等你來。」

韋伯醫生說：「這裡有美酒，報紙和醫學雜誌，隨你的便。」

「一杯。一件長袍，一雙手套。」

韋伯看賴域克一回說：「那是輕盲腸炎。用不着你的高明。我已叫了摩拉來幫忙。我知道你疲倦得很。」

韋伯，請通融一下，讓我施手術。我雖疲倦，還可以動手。」

韋伯夫笑起來。「你真的要馬上恢復工作！好的，你就幹吧。我使告訴摩拉不要來。我知道了。」

賴域克彎着腰診看病人，手術室裡射出強烈的燈光，牠們隔離了這個世界，牠們隔離

了思維，牠們就是目標，冷酷的，毫無憐愛的而良善的。賴域克接過女看護交給他那張解剖刀，鋼刀的冰冷透過了手套，那種感覺頗有好處，牠使他從動搖而回復清醒，恢復了他的決斷。刀痕過處，鮮血迸出，忽然，事情變作簡單了。這是他重返巴黎以來，發覺他自己的能力的第一遭。燈光無言的。他想，現在我畢竟回來了！

(十五)

賴域克坐在克魯希咖啡店裏，暗想，我是多麼傻勁兒。我知道，一種寂寞的心還在生長。這三個月的時光沒有毀滅牠——反使牠日漸強大。我也不必繼續欺騙自己。牠是唯一與我同在的東西，當我偷過邊界時，在密室裏等待中和在那暗無星光的靜夜裏。兩人的睜隔已增強了，遠過於她的感受，現在——

他抬頭一看，看見鍾坐在相距幾個桌位的地方。他沒有看見她跑進來。她和兩個男人坐在一塊。當他發覺她的一剎那，她也發覺他，她的臉色透過了她的脂粉。頓時變作慘白，她呆坐了幾秒鐘，目不轉睛的注視他，然後，急猝的站起來，向他跑過去，她跑步的時候，臉色已變溫和，沒有當初那麼緊張，但她的目光注射他，澄澈如水晶，賴域克看來，

她的眼睛比過去更見明亮，幾乎帶着烈火的緊張。

她氣息不接地低沉的說：「你回來了？」

她站在他的身旁。有一刹那，她好像要伸臂擁抱他，可是她沒有這樣做，也沒有和他握手，祇重複的說：「你回來了？」

賴域克沒有回話。

她說：「你回來多久了？」口氣還是低沉的。

「兩週了。」

「兩週了——我不——你也不——」

「沒有人知道你在什麼地方，到你的旅館和塞哈拉翠去，都找不着你。」

「塞哈拉翠——可是我在——」她沒有繼續說下去，但說：「為什麼你不給我寫信？」

「我不能寫。」

「你騙人。」

「真的，我不想寫。我不知道我會回來不。」

「你別說謊了，沒有那個理由。」

「真的如此。我會回來，也會不回來。你懂嗎？」

「我不懂。但我懂得你已回來兩週，你却沒有想辦法——」

賴域克說：「鐘？跑回你的座位去。」她的眼睫忽然潤濕了。他再說：「跑回你的座位去。」

她戛然轉身跑回去。賴域克燃起一支烟，舉杯一飲而盡。他默想鐘的模樣。忖道：她想像的又是什麼？我就在她的面前酩酊大醉嗎？便叫侍者付賬。他離開座位的時候，鐘和她的同伴中的一個好像款款深談。他經過她的桌旁，她也不加注意，但她的面孔板滯而無表情，她的笑，是不自然的笑。

他一覺醒來，立刻知道鐘已在房裡。房中黝黑無光，他看不見她，但不曉得她確在那裡。

「你曉得我會來找你嗎？」

「不。」

「你的房門沒有闔起來。」

「我的房門是時常打開的。」

她說：「賴域克，我以為你永遠不會回來了。」

「回來得很慢。我沒有辦法趕快回來。」

她說：「當我看見你，賴域克——忽然——我完全不能思索。完全不能。當你別離的時候——我以為我永遠不會看見你。我想不到你回來那麼快。我在克魯希咖啡店裡守候你回來。我相信你必回來的？。為什麼你不回來呢？」

「為什麼我該回來？」

「我該和你一同走。」

外邊的天色漸見光亮。門軸輾軋有聲，晨風也吹動了。她問道：「我回來得很好嗎？」

「鍾，我不知道。」

她彎了腰注視他。「你知道。你一定知道。」

賴域克說：「鍾，為甚麼你回來？」

「為甚麼你這樣的問？我在這裏，那還不夠嗎？」

「但你首先被剝奪了所有的快樂！」

賴域克想，快樂嗎。她叫那是快樂！在渴望再佔有的情感激發中，被無數黑色的推進機所驅迫——那是快樂嗎？！刹那的快樂倒在意外，滴滴的露珠，在日出前的沉靜。但那有甚麼意義？她說得對嗎？她回來了。因為她的回來，我才有一種愚昧的憂越感。他想，假如她不回來，我祇好躺在房裡，左思右想，果敢地想法子自欺，而秘密地盼望她會回來。

他推開了毛毯子，雙足伸到床邊去，穿進便鞋裡。鍾驚訝的問道：「你要幹麼？你想把我趕出去？」

「不。我要吻你。我早該這樣做！我是一個傻瓜，鍾。我剛才胡說八道。你回來了，那真好了！」

(十六)

女看護跑進房裡來。「賴域克先生，電話。」

「是誰打來的？」

「我不知道。我沒有問過。」

賴域克驟然認不出鍾的聲音。話聲朦朧，好像從很遠地方打來。他說：「是鍾嗎？在那裡？」

她好像在巴黎以外說話。他幾乎意料她會說出里維拉的某地方來，她從來沒有打電話到醫院去找他的。她說：「在我的公寓裡。」

「你病倒了？」

「不是。為什麼？」

「因為你打電話到醫院來找我。」

「我跑到你的旅館去。你已跑了。因此我打電話到醫院去。」

「是出了亂子嗎？」

「不是。為什麼要出亂子？」她沉默半晌說：「為什麼你不給我通消息？」

「你得不到我的消息，因為我沒有你的電話號碼，也不曉得現在你住什麼地方。」她佔了上風的說：「我已經告訴你。你忘記了。」

「是的。我忘記了。請再說一遍。讓我把牠寫下來。」

她說出她的地址和電話號碼。「我相信已經對你說過，賴域克，真的如此。為什麼你不來找我？」

「好的，今晚八點鐘來？」

「為什麼現在不能來？」

「現在我要工作。」

「什麼時候可以完畢？」

「還要等一個鐘頭。」

「就那個時候來吧！」

他想：你在晚上沒有空嗎。「好的，我做完了工作就來。」

那個公寓落在巴斯科路的轉角處。鍾住頂樓。她打開門，說：「請進來，你來得正好！請進來！」

她把他引進一個大房間，家具陳列，採半西式，一張長沙化，幾個桌子，沙化的布套畧嫌太藍，桌子太矮，椅子看去頗安適，但坐下來并不覺得舒服，中間擺起一雙橡皮靴，

一個美國留聲機和一個鍾的衣箱。看去還沒有什麼不和諧，但賴域克對之，一無所感，不覺得好，也不覺得壞，好像目中無物似的，那雙橡皮靴，却吸引着牠。

他發覺鍾注視着他，她不知到他的感想如何，但她請了他進來，確是一個冒險。

他說：「很好，房間寬大而清雅。」

她說：「你找不到像這樣子的地方，真是可惜。一個公寓。一個人便有不同的感覺。比那些黯淡的旅館房間，迥然不同。」

「你說的不錯。我有機會來看看這個房間，也很不錯。現在我要走了，鍾——」
走了？現在就走？你不是剛剛進來的！」

他執起她的手。「鍾，我要走。為了好的方面你現在同別人同居。我不能和其他的人分佔我所愛的女人。」

她推開他的手。「什麼？你說什麼？我——誰告訴你的？那是何等的一個故事——她定睛看他。「我想出來了，那當然是摩洛索夫——」

「不是摩洛索夫。沒有人對我說過一句話。那是事實自己說出來的。」

她說：「你，我想不到你竟說會這些話。我想你已和以前不同了。」

他沒有回話。每件東西都是那麼可鄙，他幾乎抵受不了。

他轉身便走。但他未跑到大門時，她已站在門前，雙手闔上門。她說：「就這樣！你擺脫了！你擺脫了跑了！如此簡單的！可是我有很多要說的話！你自己正在克魯希碰見我，你已看見我當時和那些人在一起！那天晚上當我跑到你那裡去的時候，你是完全沒有芥蒂的。」

賴域克說：「鍾。」

她止住了聲。她的呼吸很緊促，張目注視他。

他說：「鍾，那天晚上當你跑到我那裏時，我以為你是回到我的懷抱了。我不願探問過去發生的任何事情。你回來了，那就夠了。但那是錯誤的。你沒有回來。」

「我沒有回來嗎？那時我是甚麼？那找你的可是一個鬼魂嗎？」

「你來找我，可是你沒有回來。」

「我覺得這句話太高深了。我很想知道那有甚麼差別的地方？」

「你是知道的。那時我不知道。今天我知道了，你正和別人同居。」

「對的，我和別人同居！當我認識了一些朋友，我就是和別人同居了！也許我該把自

已整天闖在房子裡，不和任何人說話，那麼，便沒有人要說我和別人同居了？你是懂得事情的。」

她定睛向他的臉看去。他說：「好了，讓我說，我是知道的。但我不想知道牠。我知道牠，但不相信果有其事。你是不懂得這個道理的。」

她的臉頓時掀起一種，絕望的恐懼。「總之，我不能隨意趕跑一個沒有加害於我的人——祇因你忽然跑回來！你明白不？」

賴域克坐下一把不舒服的椅子上。「離開那個門口吧。」鍾躊躇不決。他說：「來吧，現在我不想跑了。」

她勉強地跑過那裡去，倒在那張沙化上。

「我需要時間。我不能立刻趕跑他。他沒有給我任何的損害。我不知道你到底會回來的！不使馬上對他說。」

「當然不使。鍾，世界上的日子長得很哩。」

「不，祇要再過一個短時間。不是馬上的現在。」她靠在沙化的背上。「賴域克，這個公寓——這是你想像不到的。我自己賺錢，比以前更多。他幫我的忙。他是一個演員。」

我在影場上担任小角色。他介紹我進去。」

「我想的不錯。」

她沒有注意他的話。她說：「我的本領并不高強，我也知道自已。但我要脫離那些夜總會。一個人在那些地方不會有什麼上進。在這裡倒可以，甚至沒有本領的人。我想自謀獨立，你會感覺這是妙想天開的——」

賴域克說：「不，那是很有見地。」

「真的，賴域克？」

她站起來。

她問道：「你真的要走了？」

「我要走。我該趕回醫院去。」

「做醫生的時常有很多的理由」，她慢吞吞的說，定睛注視他：

「鍾，女人也是一樣。我們監督死亡，你們監督愛情。那就是世界上所有的理由和所有的權力。」

「賴域克，你會再來不？」

「別想起牠了。當心你的日子。你自己便會找出答案來的。」
他快步跑出門去，沒有回顧。她沒有跟上他的後面。但他知道她在他的背後注視他。他驚訝地覺得心情的麻痺——好像在水底舉步的模樣。

(十七)

侍者向賴域克問道：「要什麼？」

「要酒。」

「白蘭地？」

「好。」

賴域克閉起他的眼睛，慢慢再張開來。那個人還在那裏。這回真的不是認錯人了。

赫基坐在靠近門邊的位置，獨自吃東西。桌上放着一個銀盤和一瓶香檳。當赫基從冰桶裏拿起香檳時，他看見他指上嵌有紅寶石的戒指。他認得那個戒指和短而肥的白手。他曾遭恐怖的毆擊，跌倒長桌上，給刺目的強光從昏迷裡驚醒起來——看見赫基站在面前，伸出他的短而肥的白手，指着他，溫和的說：「那祇是事情的開始，以後還有很多很多的

○現在你可告訴我們那些人名嗎？抑或由我們繼續動手？我看，你的指甲還沒有破哩。」

赫基抬頭一望，注視着賴域克，賴域克任由他的眼睛搜索一回。他覺得赫基還繼續注視他，他叫侍者再拿一杯酒來，過了半响，他從眼角發覺赫基又注視他，那顯然不是一件偶然的事了。他覺得的肌肉起了痙攣，假如赫基認出他的真面目——當侍者跑過桌旁時，他止住他說：「你可把那杯酒拿到外邊去？我想坐在陽台上，那裏可涼快些。」

幾分鐘後，他站起來離開了座位。陽台的桌子幾已客滿。賴域克站立一回，等待找到一個從那裏可以望見餐廳裏的赫基的位置，赫基看不見他！但當赫基離座時，賴域克却瞭然在目。

他等候着。時間好像不知過了多久，忽然有人在他的桌邊問道：「我可以坐下來嗎？」

他轉頭一看。原來赫基已從他的背後跑過來，現在正站在他的身旁。他指着他對面那個空位說：「我可坐下來嗎？我找不到座位。」

賴域克點點頭。他不能說半句話。他腦袋的血液完全排走了。賴域克暗想，他必已認出我。否則為甚麼他跑過來？他想不到他會跑過來。到了現在，他祇好留下來，看看赫基

怎樣下手。

赫基以德語對他說：「美麗的晚上，」賴域克點頭不答。

赫基微笑的說：「我的眼睛真好，立刻認出你來。」

賴域克看着他。赫基指着賴域克的前額說：「那個疤痕。那是少年先鋒隊的標記。因此你必是一個德國人，或至少曾在德國念書。」

他笑了，賴域克依然注視他。這是不可能的，這是太笑話了，他深深吸進一口突然自慰的氣，赫基倒認不出他是誰。

他以為他額上的疤痕是一個決鬥的疤痕。賴域克笑起來，他和赫基相視而笑，他要把他的指甲戳進他的掌心裏才止住了笑。

赫基得意洋洋的問道：「我猜得對嗎？」

「真是不錯。」

他額上的疤痕，那是赫基目擊着他在秘密警察總部的地窖裏破刑具打破了前額的結果。那時鮮血流通他的眼腔和咀巴。現在呢，赫基却坐在這裡，誤認亦是決鬥的結果而竊竊自喜。

赫基的臉上放射着自滿的氣息。其後，他欠身向前，微微點頭，桌下的雙踵好像同時合併起來。「貴姓名——赫基。」

賴域克也欠身答禮。「海恩」○那是賴域克過去別號之一。

赫基說道：「海恩先生？」

「是的。」

赫基點點頭。他更覺親切起來。他結識了一個同聲同氣的人。「你是老巴黎吧？」

「懂得不多。」

赫基露齒而笑，好像一個「世界人物」。「我不是說那些博物館。」

「我懂得你的意思。」

賴域克暗想，自認為阿利安優秀人民的人，喜歡跑到貧民窟去觀光，却不知道其他地方，假如我可能把他引進一處偏僻的角落，一個冷落的咖啡店，一個僻靜的旅舍——他急速的想着。到一些不會妨碍他下手的地方。

賴域克感覺赫基完全沒有懷疑他，說：「我想到外邊看看夜色。」

赫基注視他一個時辰，最後說：「可惜我不能陪你走。」

域賴克不作聲。他想避免任何足以引起赫基疑心的舉動。

赫基看看他的手錶說：「今晚我要趕返柏林，現在祇剩下一個半鐘頭的時間。」

賴域克保持鎮靜的坐着。他想，我必須和他一同走。他真的住在旅館裏，不是私人公寓。我要隨他跑進他的房間裡，就在那裡處決他。

赫基說：「我在這裡等候兩個同行者。他們本該在這個時間到來，我們在這裡集合往車站去。」

賴域克說，我錯過了。為什麼我不帶備一支手槍？我是何等愚昧，為什麼我在最近幾個月不相信以前當作幻覺的事？我可能在路上向他開槍，然後經由地道脫身。

赫基說：「真是美中不足，但下回也許我們可以同遊。兩週內我便回來了。」

賴域克再呼吸一口氣，他說：「好的。」

「你住那裡？到時我來找你。」

「太子飯店，就在轉角的地方。」

赫基從衣袋裏拿出日記簿，寫下那個地址。他站起來伸手和賴域克握別。「再會，海恩先生。我很高興碰見你。我在兩週內回來找你，當然是無條件的。」他笑了。

「當然啦，不要忘記」。

「我永遠不忘记任何事情，不忘记一個面孔或一個約會。我不能忘記。那是我的工作。」

摩洛索夫說：「你一時神經過敏了。」他們在耶那咖啡店裡坐着。摩洛索夫繼續說：「假如你真的鬧出禍來你瘋了。你沒有手槍，對你反有好處。」

賴域克隨意答道：「是的，但你懂得錯過這個機會我可會瘋了？兩小時前我可能把他拉進某些地方——或可能作某些事情——」

摩洛索夫斟滿兩杯酒。「飲！這是伏特加酒。你以後會碰見他。」

「也許碰不見。」

「你會碰見他。他會回來。那種人必回來的。他可上你的當。」

「你想我該怎樣下手。我準備對付他好像對病人施手術一樣，我有兩週的時間好好作準備工夫，當他回來時，我養成了一個習慣，一個人作事到了第一千次時，當比第一次鎮靜而有計劃。現在讓我們談談別的事情吧。」

(十八)

鍾進來的時候，他已睡着。她立刻扭開天花板上的燈火，站在門邊。他張了眼睛看。

她跑到他的牀緣。賴域克伸手找那瓶Calmos。他問道：「為什麼你到這裡來？」

她沒有立刻答覆，過了一回才低聲說：「你知道了，為什麼你要問我？我想回到你這裡來。我已決定回來了。」

賴域克斟滿一杯酒。你想回來是有可能的。但那祇是一個幻覺。你製造了那個幻覺，想教你自己覺得心安理得。你是永遠不會回來的。」

「我會！」

賴域克笑了。他溫和的說：「鍾，你不會和我在一起。一個人關不住水或風。假如把牠們關住了，牠們可毀了。關住了的風變為靜止的空氣。你不會停留在一個地方的。」

「你也不會。」

「也許是，但你不是一個在一塊地方建立根基的人。鍾，你也知道那同事的。」

「你倒想建立根基嗎？」

賴域克躊躇一回說：「不。」他笑了。「當你離開了固定的生活而變作難民時，你有時會陷入奇怪的環境，也做出奇怪的事情，我當然不想牠出現。但不想牠的事，牠却要來。」

她說：「讓我留在這裏。我不想回去，永遠不想回去。」

賴域克放下了酒杯。「你知道你會再次離開我——明天，後天，終有一天——」他說。

鍾垂下她的頭。「是的。」

「假如你回來——你知道你會再跑回去的——」

她仰起她的臉說：「是的。」她的臉淚痕點點。「那是什麼道理，賴域克？那是什麼道理？」

他閃笑着。「我也不知道。有時愛情并不十分美麗，是不是？」

她望着他說：「不是。賴域克，但為什麼對我們却是如此？」

他僅僅他的肩膀。「鍾，我也不明所以。也許因為我們的手裡把握不着一件東西。從

前的日子，一個人把握着很多東西——安全——後台，信仰，目標——牠們都和我們在愛情動搖的時候所欲把握的東西有關。現在呢，我們一點東西也沒有——有的祇是小失望，小勇氣和身內身外的奇異感。假如愛情飛進來，使好像一個火把闖進乾木堆裡。一個人沒有別的東西祇有愛情——那就使愛情失去本色，而變得兇猛，更重要和更有破壞性。」

她的目光避開了他。「我現在走了。」

她走了，她走了，她走到門前，賴域克心裡有種東西在敲擊，她走了，忽然一轉，那是不可能的，甚麼事情也不可能，祇要多過一夜，多一次跌進溫柔幻覺中，甜蜜的欺騙中，不要走不要走，我還有甚麼？我的堅決的勇氣在那裡？我們飄浮到甚麼地方？你獨個兒是真實的！光明的夢！忘却的花！再來一次，再來一次，永恆的火光！我為了誰而保留了自己？為甚麼事情默默寡歡，為甚麼黑暗永無止境？埋葬，失掉，我的生命祇還有十二天，十二天和今晚，十二天以後便甚麼也沒有了，光亮的真皮囊，為甚麼你今晚不擺脫了星球，飄浮飄浮，飄入舊夢裡，為甚麼你不打破今晚沒有別人在那裡祇有我們兩人的籬藩？他喊道「鍾。」

她轉回來。她的臉突然放射一種熾烈的火光。她向他跑去。

(十九)

賴域克執起電話的聽筒。「喂——」。

「賴域克——你必要來！快的來！馬上來！」

「甚麼事？」

「出了事。我害怕！來——！立刻來！幫我的忙！賴域克！來吧！」

電話發出尖細的聲。賴域克等待着。訛號中斷，鍾已收了錢，他放回聽筒，望進黑夜裏。他的前額還沉重地帶着安眠樂所引起的睡意。他最初以為是赫基打來的。赫基——及至他看見那個寬門，才想起他還住國際飯店，而非太子飯店哩。

鍾打開她公寓裡的房門。他定睛看她。沒有血漬——他的臉色如常，沒有一點意外。他說：「甚麼事？在那裡——」

「賴域克，你來了！」

「在那裡——你做了甚麼事？」

一張椅子躺在地板上。一枝燈。幾片碎玻璃。賴域克說：「當你跑過來時，穿上你的

鞋子，不要割破了腳板。那是我可能給你的勸告。」

在玻璃碎片之中夾着一個照片，他以皮鞋撥開玻璃，拾起照片。他把牠丟在桌上。「看——現在不要打擾我了。」

「我叫你來，因為我真的害怕。我僥倖地把他趕跑了。我最初把他關在房裡，他高聲喊叫，大發脾氣——所以我叫你來。這是我心裡想起的第一件事情。那是不對嗎？」

「當我進來時，你是心平氣靜，好像完全沒有糾紛的。」

「因為他已跑了，也因為我想你會來幫我的忙。」

好了。現在甚麼事情都已過去，我可以回去了。」

他再拾起那個照片。那是轉移女人之心的最簡單方法——看着一個後繼者。他說：「奇怪的，我的記憶力多麼壞。我想那位先生完全和這個不同。」

「但那個不是他。」

「那麼——又是別個。」

「是的，那就是每一件事的起因了。」

他拾起那個照片，放回桌上，一個臉，任何的臉，千萬個中的一個臉。

「什麼時候認識的？」

「不久，我們在一塊兒工作。」

積域克暗想，完了，現在真的烟消雲散了，沒有錯誤，沒有遲滯，沒有醒覺，沒有回頭，真是知道得好。溫和的，堅決的而失望的化學，過去一度合流的热血永遠不能以同等的力量再流了。

他說：「睡覺吧，現在沒有空再上演悲劇了。」

「你不想說個明白？」

「不。我永遠不會再來了。」

她十分鎮靜的站着。「永遠不？」

「永遠不。你也永遠不要到我那裏來。」

「我不懂得你的意思。總之，我們能夠——」

他搶着說：「不！不是那樣。一個友誼的方式。強化的火山熔液上的小菜園。不，我們不能那樣做。我們不。那對小事還可以，甚至那是錯誤的，但愛情不該為友誼所污。一個結局就是一個結局。」

「但現在為什麼——」

「你說的對。那該早點決絕，當我從瑞士回來的時候。但沒有人是全知的。有時一個人不想知道每一件事。那是——」他不願再說下去。

「那是什麼？」她站在他的面前，好像有點事情她不明白，却急要知道的。她的臉色慘白，雙目半透明，喃喃的說：「賴域克，那是甚麼？」

她的背後，昏暗的走廊，在燈火下搖曳，好像透進一條通道，在這通道裡，願望為多少年代的眼淚和時常重振希望的露水所潤濕，黯然無光。他說：「愛情——」

「愛情？」

「愛情。那就是這是一個結局的緣故。」

賴域克跑回國際飯店。他已清醒而自由，他沒有遺漏任何東西，也不需要任何東西，他現在不能使用任何教他煩惱的東西。他今日打算遷入太子飯店。時間早了兩天，但準備對付赫基早了兩天可比遲兩天好。

(二十)

摩洛索夫站在塞哈拉型的門前，帶着探問的神氣注視他。賴域克說：「沒有來。」

「我早已猜中了。今天他不會回來的。」

「你猜得不錯，但今天是第十四天了。」

「你不能推算一天也不差。你今天整天在太子飯店嗎？」

「是的。從早上直等到現在。」

摩洛索夫說：「明天他也許來找你。今天他說不定還有別的事情，或遲了一天離開柏林。假如你要我幫忙，我過一回便可有一個地點會你。」

「不，摩洛索夫。你這裡下班的時候，我可睡覺了。明早八點鐘，我要上醫院去。」

摩洛索夫將信將疑地看着他。「好的。明天中午，我到太子飯店找你。我沒有來到的時候，要是發生什麼事情，便給我一個電話。」

「是的。」

賴域克跑過塞哈拉翠背後的一條大街。他突然覺得空虛而疲乏，快要倒下來。一種東西在他心中打轉，假如我放過了他，完全放過了他，忘記了他，好像一條蛇脫去牠的老皮一樣！這件幾乎忘却的過去日子的傳奇，對他可有甚麼關係？

甚至這個人對他又有甚麼關係呢，這個小傢伙，這個中歐黑暗時代不成器的工具？

這件事對他還有什麼關係呢？可有可無的。對方祇是千百個壞人或甚至更壞的人中的一個。多了一個不為多，少了一個不為少，他停住脚步。那就是了！他忽然醒覺過來，是的，一件小事——小事化為無，但也可化小為大！小即是大！無即為有！他慢慢地從衣袋裏抽出一支香烟，慢慢地燃了火。當火柴的黃光照見他的掌心好像一個有無數條紋的巖洞時，他忽然下了決心，什麼也阻不住他去殺赫基，每件事情都微妙地和殺赫基有關。忽然，他已超過一個私人報復的行為。假如他不這樣做，牠好像使他覺得他自己犯了一個極大的罪，假如還不這樣做，便好像世界裡永遠失去了某種東西。

同時他清楚知道事實并非如此。他知道赫基祇是一個小傢伙，沒有甚麼了不起；但忽然他也知道確有殺他的必要。

他已發現另一種事情。一個看不見的法庭經已開堂，一個罪狀經已宣佈。牠不再是他個人的小事情，但尤有甚者，牠是一個開端——

摩洛索大說：「這是你的車鑰。那是藍色的「泰爾博」牌子汽車，皮椅墊。血污在皮面上易於洗脫。那是軟蓬車，車蓬可以上落，當上了車蓬，假如你必要開宿，當心不要在車裡留下任何彈痕。我租車兩星期。你用過了，千萬不要把他馳回車房，由牠停在一條橫

街便了。牠現在停在蘭乞斯特戲院對面的巴里街。」

賴域克說：「好。」

「我願我能夠和你一同去。」

「不必。這種事情祇好一個人幹。」

賴域克駛車，十分迅速，他的手按着駕駛盤對他很有好處。這種風馳電掣似的駛車，對鬱結他的心頭的失望，也有好處。

那時已屆早上四時，他打算再等一個時辰。忽然整個事情似乎沒有意義，赫基似乎很有可能忘却不久以前的小事情。或甚至沒有回來巴黎。

但赫基已站在行人路上。他搔手打招呼。「喂，的士。」

賴域克駛近他的身旁，停了車赫基問道：「的士嗎？」

賴域克探頭車外說：「不是。喂！」

赫基注視着。他的眼睛收縮起來。「甚麼事？」

賴域克以德語說：「我想我們是認識的。」

赫基向前看，臉上疑雲消失了。「呵——先生。」

「海恩。」

「對了對了！海恩先生。是的！湊巧得很！我的好朋友，你到那兒去了？」

「還不是巴黎，來吧，請上車來。我不知道你回來那麼快。」

「我找過你好幾回。你搬了旅館嗎？」

「不。還是太子飯店。」賴域克打開車門。「進來吧。由我送你一程。這個時候你不容易找到的士的。」

赫基踏進了車門。賴域克立刻嗅着他的呼吸。他看見他醉後酡紅的臉。赫基說：「太子飯店，該死的，那才是呢！我却到喬治五世飯店找你去。」他哈哈的笑着。「現在我明白了。太子飯店，當然的，我把兩處淆亂了，我沒有帶我的舊日記簿。我以為我可記憶出來。」

賴域克輕輕地踏着節油器，引擎响了一回又低沉下來。他計算不錯，赫基慢慢地爬進他背後的座位，他說：「很高興再看見你。真好了。」

賴域克伸手關上車門。「我也很高興。」

「我們到那裡去？」

「好不好先到冷香宮去？」

「那是甚麼地方？」

「那是尋歡的去處。我有一個相熟的地方，牠的主人好像公爵夫人的高貴。那裡每樣東西都是十分出色的，雅緻的。」

赫基對賴域克說：「那真夠妙，海恩先生。但祇有一個問題：代價不會便宜吧！」

「我可保證價錢不會高。我和主人很好。她對我特別看待。你進去，你是我的朋友，她不敢要你的錢。」

赫基躊躇半晌。「你在這裡很有辦法？」

「也不。祇結識了幾個很有辦法的朋友。」

「那不錯。我們要請你幫忙。我們找機會詳細談談好麼？」

「很好。你還在巴黎逗留多少日子？」

赫基失笑起來。「真的湊巧，我每次快要走的時候，便碰見你。早上六點半我就要走了。」他看看車上的時鐘。「還有兩個半鐘頭。告訴你，到了那個時候，我必要趕到北站

去。我們來得及嗎？」

「可以。但你還要回旅館去不？」

「不。我的衣箱已送到車站去。午間便從旅館出來了。」

赫基的酒意經晨風一吹，漸見活躍。他的聲音低緩而沉重。他把身軀靠貼車子的角落，安頓下來，昏昏欲睡。他的下顎垂低，眼簾閉上。車子在布倫路的黑暗中，一聲不響地駛着。

賴域克回頭看赫基，發覺赫基張開眼睛。赫基注視他。他已抬頭，定睛向賴域克望去。他的眼睛在汽油鏢微弱的燈光反照下，好像兩顆藍色的玻璃球，亮晶晶的。

他最後問道：「我們現在駛到甚麼地方？」

「布倫路。」

「我入睡前，曾看過鏢，我們已駛了半個鐘頭的車了。」賴域克說：「真的嗎！我不相信已駛了那麼久。我們就快駛到目的地了。」

賴域克轉了一個彎，左手執駕駛盤，身子也稍稍偏側一邊，車子駛入大路，賴域克趁

勢加開速率，幾秒鐘後，突以全力拉起車掣。

車子突然停住，向前撲去，賴域克事前早有準備，一足踏着車板，保持全身的平衡。赫基脚步輕浮，給這突如其來的一拋，雙手也來不及從衣袋裡抽出，全身拋離座位，前額衝向車頭禦風裝置的邊緣，說時遲那時快，賴域克的右手執起一個大螺旋板鉗，猛向赫基頭部以下的頸項敲過去。

赫基的身子翻不起來，他昏迷了，他的肩膀支持着他，不致跌出車外。他的軀體倒在車頭的側邊。

賴域克繼續駛了一程，最後停了車，關起引擎和燈光，躍出車外，他聽聞一陣呻吟聲。赫基的寸，一隻伸出車門外。賴域克發覺自己手裏還執着那個大螺旋板鉗，他執着赫基的衣領，拖出他的頭來，再敲他兩下，便不聽聞呻吟聲了。

賴域克打開車門，把赫基拉下來，除掉車前的座位，打算把赫基裝進去。可是車位太小，容納不了，祇好推開後座的門，把赫基拖過後座去。赫基還未氣絕，身軀笨重。賴域克大汗淋漓，幾經辛苦，才把赫基蜷作一團放進車裡。

赫基的頭顱貼近右邊的車角。賴域克看得清楚。頸項放軟，脈膊還在躍動。他伸出雙

手緊扼赫基的喉頭，過了一回，赫基的頭顱輕輕的搖擺幾下，身軀企圖伸直，但衣服把他夾縛着，他張開嘴巴，舌頭變了黃色，忽然，赫基張開一個眼簾，眼睛突出，似乎找尋光明和遠象，也似乎擺脫了自己，向賴域克跑去——移時，全身降服。賴域克仍緊扼半响。完了赫基！

賴域克鎖起車子的後門，發動引擎，布倫街上已不能再做什麼事了。天快亮了。他要趕程駛到聖日爾門去。他知道那裏有一個樹林。

聖日爾門的土地，土質很軟，遍生小樹。樹林在公路外。賴域克把汽車停在一百公尺外而視線可及的地點。他拿起一個鐵鎚，開始掘土。工作進行，并不困難。假如有人行經路旁，發現那輛汽車，他可藏好了鐵鎚，當作一個森林漫步者跑回去。

他掘起土坑，深入地裏，足夠掩藏那個屍體，然後把車子駛上來。死屍是笨重的。車子祇能駛至堅實的泥土而不會留下膠輪痕跡的地方。

屍體還未僵。他把牠拖近土坑旁，脫光牠的衣服。他留下那個裸屍，把衣服放進車廂里，駛回路旁去。他鎖上車門，取了一個鐵鎚。他想起那個屍體有可能偶然給人發現，便要設法阻止別人認出牠的真面目。

他把一塊浸油的絨布掩過赫基的臉，舉起鐵錘敲擊牠敲了一下，停了手，敲擊的聲音似乎很响亮。但他還是繼續敲擊，過了一回，揭開絨布，臉上祇是積血的肉塊，已模糊莫辨了。

他看見右手的那個介指，脫了牠，才把屍體推下坑裏。土坑掘得稍短，死屍彎膝的躺著。他剗回泥土，蓋上草苔，使外人不容易發覺，又把四周的小樹撥回原來的地位。

錘子，鎚子，那塊絨布，都和衣服放在車裏。他再跑回土坑附近，細心檢視有無透露事實的痕跡，他找不到甚麼。預料下雨後，再過幾天，草苔也長大了。

他把車子駛回大路，便想起了薛比爾。他忽然想起她。這是近年來他沒有抑壓他的記憶的首次。他的記憶從來沒有超過赫基叫她進去的那天也從來沒有超過她臉上的恐懼驚惶的表情。這個限度比其他的事情都擦走了。他想起她來，他的腦袋未有不起痙攣，把他的手變作利爪，胸口好像給鐵板壓迫着。

現在，他想起了她，那個限度，那些痙攣和迷霧，忽然離開了他，他已獲得自由，障阻解除，恐怖的陰影也告消失，那不再是恐懼的面具，那已變回他以前認識的薛比爾，他

和她共同生活，兩年的日子恍若一個六月的黃昏。

他的車子在晨光中飛馳着。黑夜幾已忘却，好像幾十年前的往事。幾點鐘前發生的事。現已模糊不清——而抑壓了多年的事，却高深莫測的復活，擺在他的眼前，不再和他遠隔了。

賴域克不知道將有甚麼事情發生，他意料不到他會感覺舒暢，從過去的事情裏釋放出來，他意料赫基的影子將坐在他的身旁，向他注視——現在，坐在他身旁的却是他自己的生命，他已回來，并注視他。兩個沉默，哀求而控訴，張開多年的眼睛，已閉上了；口中已獲得和平，在恐怖中伸出的雙手，最後也垂下來，赫基之死已使薛比爾的臉，脫離了死亡的樣子。

車子駛進龐西納街停下來，引擎關閉，他使躍出車外，感覺不可名狀的疲倦，那不是駛車以後的疲倦，那是一種空虛，除了睡眠外，甚麼也不希罕，他跑回國際飯店去，為的是國際飯店，他才有力量舉足，太陽的光綫已照着他的肩膀，他才想起他必須推辯太子飯店的房間。

那是正午十二時。賴域克在他的房裡，解衣入浴。他渾身洗個乾淨，然後擦酒精。穿回新內衣，換了舊衣服，便去找摩洛哥索夫。

摩洛哥索夫說：「我剛想找你去。今天我休息。我們可到太子飯店吃一飽——」他沒有再說下去，但密密的注視着賴域克。

賴域克說：「現在無此必要了。」

摩洛哥索夫眼巴巴地看着他，賴域克說「完了。今早下手的。不要多問，我很想睡。」

「你還需要什麼不？」

「不要了。功德圓滿，真夠幸運。」

「車子可在那裡？」

龐西納街，一點東西也沒有弄糟。」

「真的沒有需要幫忙你的地方？」

「沒有。我忽然覺得十分頭痛。我想睡覺，等一回我再下來找你。」

傍晚的時分，他醒來了，他忽然覺得極餓，穿回衣服便下樓來。

摩洛哥索夫坐在他的房間下棋，正為一個棋題所困，他一言不語離開了座位，帶回兩個

杯子和一瓶伏特加酒。他分斟了兩杯，說：「來喝一杯。」

賴域克坐下來。「我不想喝酒，摩洛索夫。我餓得很。」

「好。我們就出去吃點東西。但——」摩洛索夫打開冰箱，拿出黑麵包和一小盆魚子醬——試試這些東西！魚子醬是塞哈拉翠的廚師送給我的。好貨色。」

賴域克說：「摩洛索夫，告訴你：我在布倫路上結果了那傢伙的狗命，把他埋於聖日爾門樹林裏。」

「有人看見你不？」

「沒有。」

「你把他的東西怎樣辦？」

「除剝了他的標記，連他的身份証一同燒掉。」

「你沒有留下一點他的東西吧？」

「有，那是支票。」

「拿給我看。」

他檢視一回。那些支票并無記名。「你很容易把他脫手。你對那些錢有何打算？」

「我想用了一個假名把牠送給難民救濟會。」

「明天把牠換了現款。兩週後送出。」

「很好。」

賴域克收回支票。看看他的手，他今早的思想多麼奇怪！

摩洛索夫問道：「我們到那裏吃東西去？」

「隨便什麼地方。」

摩洛索夫注視他，賴域克笑了。這是他第一回的笑。他說：「摩洛索夫，別當作一個護士的樣子來看我，以為我的神經失常。我已經結果了一個應該殺十刀的傢伙。我曾殺了十多個對我無關的人，獲得了勳章，我沒有公公道道的殺死他們，祇躲在他們的背後，乘其不覺的狙擊，那是戰爭，而且是榮譽的。但這回我沒有面對赫基說個明白，心裡覺得過不去，有幾分鐘之久，但那是一個癡人之想吧。他死了，他不再為害於人。我覺醒來後，那件事對我，完全擺脫了關係，好像剛從報上看來似的。」

摩洛索夫扣好他的衣鈕。「好。我們走吧。我想喝一杯。」

賴域克抬頭看他：「你？」

摩洛索夫說：「是的，我，我今天我首次覺得自己老了。」

(廿一)

電話的鈴聲响了。他非其所願的執起聽筒。「賴域克——」對方說。
「是的——」那是鍾打來的。

她說：「請到我這裏來。快來，賴域克——」她低緩的說。

「不——」

「你一定——」

「不。不要打擾我。我不寂寞。我不想來了。」

「幫我的忙。」

「我不可能幫忙你。」

「又出事了……：你定要——馬上——」她的語調變了。

賴域克不耐煩的說：「鍾，現在已沒有那些兒戲似的空間。過去我已上了你的當。我曉得了。讓我一個人自由自在吧，你叫別的人好了。」

過了一回，賴域克忽聞一陣敲門聲，披上衣。敲門聲越來越响，那不會是鍾來找他。要是鍾來了，她可推門進來。門兜沒有上鎖。他躊躇半晌才跑去開門，生怕站在門外的是警察——他開門。來客是一個陌生人，他不認識他，但他使他想起一個人來，他穿起晚上小禮服。

「賴域克醫生？」

賴域克沒有回答，他注視那個人，問道：「你幹麼？」

「假如你是賴域克醫生，你該立刻去看鍾馬都。她出了事——」

賴域克半笑半疑的說：「什麼事？」

那人說：「一支手槍。响了火——她快要死了！我向她開槍！」

「什麼？」

「是的——我——」

賴域克脫了睡衣，穿回他的衣服。「你叫了的士沒有？」

「我有自用車——」

鍾躺在她的床上。她穿好了衣服。一套晚服。衣領很高，銀色的，染着血污。她倒下

來的地板，也有血污。那人早已把她抱回牀上。

他問道：「你痛苦嗎？」

「是。」

「很厲害嗎？」

「是。」

「就快不覺得痛苦的……」

他已替她注射了藥。他望鍾的眼睛。「沒有什麼。祇是痛了一點，馬上就會不痛了。」

他脫下了注射管的針。「好了。」他轉對那人說：「撥二七四一號電話。叫了一輛有

兩張昇床的救傷車來。快的！」

她喃喃的說：「我不要受手術。」

「我看也許不要。」

注射的藥已發生效力。她微微閉上眼簾，賴域克仔細地檢驗她的傷勢。

賴域克細看那顆子彈射進去的傷口。他替她止了血包紮起來。他沒有說出他有什麼恐

懼，祇說：「誰把你放回牀上？你自己——」

「他——」

「你是——你能跑？」

她的眼睛突然表現一種驚惶的神色。「什麼？是不是——我——不——我不能擺動我的腿。我的腿——那是什麼，賴域克？」

「沒有什麼。」

賴域克仰起臉來，身上的顫抖已過去了，他的手也不再在樹膠手套裏發汗，韋伯醫生那在他的對面站着。

賴域克呼出一口氣，現在他已平靜了，他開始工作。那肌膚晰白的，他對他自己說，肌膚和別人的肌膚一樣。鍾的肌膚，和任何人一樣的肌膚，血液，鍾的血液，和任何人一樣的血。止血塞。破裂的肌肉。止血塞。當心。不要畏怯。銀錦織的碎片。藥綫。繼續動手吧，傷口的深度。彈片。繼續下去。彈道透至——透至——

賴域克覺得他的腦袋空虛起來，他慢慢地提起精神。「這裏，看——第七節脊椎——」
韋伯低頭看那個傷口。「那好像很不好。」

「何祇不好。簡直沒有希望。沒法挽救。」

賴域克看着他的雙手。牠們穿起樹膠手套活動。牠們是堅強的手，有用的手，牠們執行手術已有千百回，他們曾縫合了破碎的肢體，時常獲得成功，很少失敗，且有幾回起死回生，能人之所不能——但現在，當真依靠牠們幫忙的現在，牠們却無能為力。

韋伯問道：「沒有辦法可想嗎？」

「沒有，那祇縮短她的生命。使她更為衰弱。你看子彈躲藏的地方。我不能把牠拔出來。——他給她注射一回。——現在的痛苦可減少些——」她移動她的頭，低沉的說：「賴域克，我可抵受不了。」

鍾，我告訴你，你快沒有什麼痛苦，幾乎沒有。」

她啟齒說：「等一等就好了？」

「是的——等一等。幾分鐘的時間——」

「為什麼——我的手臂——」

「沒有甚麼。你不能擺動牠。過一回就會動了。」

她知道已到了正午的時候。他沒有告訴她甚麼話，但她忽然懂得。「我不想變作一個殘廢的人，賴域克——我的腿可怎樣了？兩條都不能搖動，不能——」

「沒有甚麼，你病好的時候，你將能如常行走。」

「我病好的時候，為甚麼你對我說謊？你用不着說謊的！」

她躺着不動。她的手似死了的放在毛毯上。「我必要——告訴你——很多——」

「以後再說吧，鍾。」

「不。現在——沒有多少日子了。很多——要解釋——」

「我想我已知道了不少，鍾——」

「你知道了？」

「我想是知道的——」

一種波動。賴域克可看見她身上起了痙攣，現在左腿麻木了。她的手臂也麻木了。但她的胸膛仍然起伏不停。

「你知道——我時常——祇是——和你——」

「是的。鍾——」

「其他是——祇是不能安居——」

「是的，我知道——」

她躺着一聲不响，呼吸有些吃力。過了半响，她十分清朗的說：「奇怪——奇怪——
一個人竟瞑目長逝——當他在戀愛中——」

賴域克彎身來看她。一片黯淡掩過她的臉。她低聲說：「我對不起——你。」

「你是我的生命——」

「我可能——我想——我的臀膀已永遠不能夠——擁抱你——」

他看見她如何掙扎去舉起她的臀膀。他說：「你在我的懷抱裡，我也在你的懷抱裡。」

她屏息靜氣半個時辰。她的眼簾完全閉起。她張開牠們。眼腫很大，賴域克不知道她是否看見他。她說：「呀，你！」

她說出小孩的話來。她實在太疲倦不能說別的話。賴域克執起她的沒有生命的手。他的內心已打得粉碎。一鐘，你使我獲得了生命。」他定睛注視她。「你使我獲得了生命。我祇是一塊石頭。你使我活着——」

「你愛我？」

那是一個小孩想睡覺時所提出來的問題。最後的困倦已超過了一切。

賴域克說：「鍾，愛情不是語言所能表達的。語言不夠表達，那祇是一小部份，猶如一滴水之於江河，一片葉之於大樹。牠是那麼廣大——」

「你說——」

賴域克執着她的手，她的手失去了知覺。他不自覺的忽以德語說話：「你是永遠和我在一起。你是永遠和我在一起，不管我是否愛你，恨你，或似乎沒有差別——那是永遠不會改變的，你永遠和我在一起——永遠藏在我的心中——」

在這一剎那之前，他們說話常是言不由衷的。現在第一回，不由自主的，每個人都吐說心裏的真話，語言的隔膜解除了，他們比以前更為互相了解。

「吻我。」

他吻她的乾熱的唇。「你永遠和我在一起，鍾——永遠——」

「你——說——」

「沒有你，我是何等的損失。你是全部的光明，甜蜜和苦味——你搖撼我，你把你自己和我自己送給我——」

賴域克注視她，她的四肢已死，一切都已死亡，惟有她的眼睛還活着，還有她的口部和她的呼吸，他知道她的呼吸輔助器官也快要麻痺，她已喘息着，牙關緊閉，臉部已起痙攣，她爭扎要說話，她的喉頭也抽搐，她的兩唇打顫，喋喋有聲，最後呱的哭起來，訥訥的說：「賴域克，救我！現在！」

他準備了注射藥。他立刻向她皮下注射。趕快防止下次痙攣的發生。她不該慢慢的，痛楚的絕氣，一而再，一次比一次氣短。她不該無知覺的受苦。現在她的眼前一切也沒有了，有的祇是痛苦。也許還有幾個鐘頭。

她的眼皮一陣震動，然後安定下來。她的雙唇鬆弛。呼吸也停止。

他跑進韋伯醫生的房間。

「第十二號已死了，韋伯。現在你可通知警察方面。」

韋伯沒有抬頭看他。「現在警察要幹別的事了。」

「甚麼事？」

韋伯指着那份早報的號外。德軍已進攻波蘭。「我已接獲官方的情報。今天將正式宣戰。」

賴域克放下那份報紙。「韋伯，那就是了。」

「是的。這是一個終局。不幸的法蘭西。」

賴域克坐下一回。除了感覺空虛，什麼也沒有了。他說：「韋伯，不單是法蘭西。」

韋伯張目看他。「對我個人來說，祇是法蘭西便夠了。」

賴域克沒有答覆。韋伯過了半晌問道：「你打算怎樣？」

「我不知道。我想投軍去。」

「你不如留在這裏。戰時需要醫生，他們會讓你留在這裏的。」

「我不想留在這裏。」

賴域克張望一回。「這是我在這裏最後的一天，我想什麼事情都已做妥。那患子宮病的女人已好了，患膀胱病的已轉危為安，患瘤症的沒有救治的希望，不用再施手術。甚麼都完了。」

韋伯帶着疲倦的語調說「為甚麼？為甚麼那是你的最後一天？」

「當宣戰後，他們便會把我們悶起來。」

傍晚的時候，一輛大卡車駛到旅館的門前。摩洛哥夫從旅館附近的一家門口跑出來說

：「賴域克。」

賴域克停住了脚步，「摩洛索夫？」

「警察已來了。」

「我知道。」

「我這裡有一個克魯格的身份証。你記得，那個死了的俄人，有效時間還有十八個月。跟我到塞哈拉翠去。我們換掉那個照片。你便可充作一個蘇聯難民，在另一個旅舍住下來。」

賴域克搖首說：「摩洛索夫，那太冒險。戰時不該假冒身份證。還是沒有妙。」

「那麼，你怎麼辦？」

「我回旅館去。」

摩洛索夫問道：「你已仔細想透了？」

「是的，想透了。」

「該死的！誰曉得他們把你送到甚麼地方去。」

「無論如何，他們不會把我送返德國就是了。他們也不會送我到瑞士去，」賴域克笑

了。「摩洛索夫，這是七年來第一次，警察方面要保護我們。那是戰爭的賜與。」

那個便衣警察向賴域克問道：「護照？」

「沒有。」

「其他的文件？」

「沒有。」

「非法入境的？」

「是。」

「為甚麼？」

「我從德國逃出來，不能領取護照。」

「姓什麼？」

「佛拉申堡」

「名字？」

「路易。」

「猶太人？」

「不是。」

「甚麼職業？」

「醫生。」

那人對賴域克說：「收拾你的行李，帶備內衣和足夠一天的食物。有可能也帶條被單。」一個警察隨他登樓。樓上的房間大半開了門。賴域克拿起衣箱和被單。

警察問道：「沒有別的吗？」

「沒有別的。」

「你把其他的東西也留在這裡？」

「我把其他的東西也留在這裡。」

「這件也是？」警察指着那個兒母小木像，那是在第一次見面後，鍾送到國際飯店給他的一個。

「那件也是。」

他們爬上大卡車裏。摩托响動。他們沿魏格林路轉入埃多里方場。四週沒有燈火。方場一片黑暗。黑暗至幾乎看不見凱旋門。

雷馬克訪問記

本文從「作家與作品」一書譯出，原著吉爾德 ROBERT VANGELDER，是紐約時報書評版的編者。吉爾德訪問雷馬克的日期，一九四六年之春剛在雷馬克新著「凱旋門」在美出版之後。

雷馬克說：「我的父親告訴我：艾力（雷馬克的小名），你千萬不要否認你的無知：你不能把牠改變，但你可以慢慢地學得精乖。我渴望著，」雷馬克說到這裏，停下來喝些酒，減少他頸部至腦頂的關節炎的痛苦，然後繼續下去：「一個正常而簡單的生活，我的友人說，「艾力，你過得那麼心安理得：你知道如何接受到『牠的事實』那些話，當然是不盡確實，但我很想使牠似覺確實。誰人不想如此呢？自然的，我根據幾個原則，把我的生活弄得像樣子。」

「那些是怎樣的原則？」我問道。

雷馬克說：「實用而有具體的原則，舉例言之，我寫了『西綫無戰事』後——唔，你知道那是何等充滿狂想的。一個成功，對我自己是一個完全意想不到的成功。接受如此奇異的成功，如此運氣，有兩個不同的方法。一個謹守所得，以求建立自己，以之為一個手段博取更多的金錢，以之為安全的基礎。另一個方法是花掉牠。當然，那是我採用的方法。」

「金錢之為用，就在此中。當財富到臨時，一個人應該歡天喜地接受牠，也歡天喜地把牠散掉。隨興之所至而忘却渾氣的，那是一種什麼人呢？」雷馬克微笑的自問，而輕輕搖頭。「假如你邂逅一個美

麗婦人，一個丰韻別緻的小姐，一個你悶坐酒吧或漫步沉思中所憧憬，而盼望在你一生中，有一天可碰見的小姐，你這個小姐如何處置呢？你會這樣說，「來吧，跟我回家去替我燒菜嗎？」呀，不要這樣，不要這樣，假如你能找別的人燒菜，假如你能够帶她到一間上流的館子去，一呼百諾，醉酒喫啡，又何樂而不爲。你也不必叫運氣去替你燒菜，供給你每天所需的麵包。你拋棄你的運氣，把牠不看眼裏。古語道，生活好比女人，喜歡揮霍的人，而看不起斂聚的人，也許就是這個道理。」

爲了關節炎，他又喝一口酒，雷馬克今年已接近五十了，看樣子還很硬朗，容光煥發，孤高自賞。他不想返德國去。他快要變爲美國公民。他住在紐約「大使飯店」靠近樓角的房間，火爐架上掛起戈夫的名畫「鐵橋」，四壁還有若干精美的油畫。一張大木桌上堆滿唱片，房間每一角落幾乎都是書籍，祇有他的書架上較爲整齊。自希特勒一九三三年登台以來，他便作了難民。他定下幾個難民生活的原則，如有可能，帶備一個唱機和書籍，住宿的地方要盡可能接近大城市中心區的，對不是難民又非鄉親的人，要講公道：避免執筆寫自傳。

當寫作時，雷馬克聚精會神，努力不懈。故事徐徐展開的當兒，他很少離家外出。過去他費了很大力量改製他的作品，但佛蘭克章費爾 FRANK WERREL 告訴他，作品改寫了兩次以上，是一種徒然的工作，他覺得這個勸告很對。

「我在完成一個草稿前，從不回頭再看我的作品：那是有損無益的。作品要寫成了若干時期後，才發覺牠的好處：假如在未完成的時檢看牠，你會想燒燬牠，從頭再寫一遍，就算你檢看剛剛完成的作品，你也想燒燬牠再寫一遍這麽來，很容易變爲一個沒有小說的小說家——這個情景很可憐，他很難支付他的賬單，寫一本壞小說并不好，但寫成一本壞小說總比試寫一本完全的小說而寫不成的好。假如爲了一個理由我停止寫作一個長時間，竟致忘却某些人物的名字，我也不回頭檢讀稿本把牠找出來。我知道比我尋

更好的，我替那些人乃起個新名字。這種錯誤在校讀時當可改正，我可完成我的工作，不致把她燒燬」。當他爲某一個場合所困惑時。他便跑到市上觀光，「我觀望形形色式的臉。細看臉容而猜想對方是一個怎樣的男人或女人，那是十分重要的。有時我在交際場中也要看看。我并不注意我是否猜得對。準確的觀察是警察份內的事，我所需要的倒是那些前測，據我看來似覺真實而有趣，那就够了，臉譜之多的，其他的城市道上不紐約，你在那裏不分晝夜或任何時間，可以看見來自每一大洲，每一國度，每一種族和各種不同的臉。那裏漂亮的臉也比任何地方爲多，噢，我真的這樣想，看見到處都是美麗的臉，是一件十分快意的事。」

雷馬克在好萊塢住，幾年，然後遷到紐約。他說，他在好萊塢時，出外散步，中途頹然而返，趕入酒吧，舉杯澆愁。「酒吧裏總可看見人，但街上却悄無人影，路上冷清清的，多麼難過。住在鄉村裏，我明知看不見什麼人，但可見着牲，一種鄉村的生活。可是踏入城市，一排一排的大樓綿延數哩的行人道，却看不見一個人，只見房屋和汽車——呀，如在鬼域中，好萊塢活像一個鬼城。我與電影無關，從來不進攝影場，但鬼影陰森，爬進我的內心，我非離開那個地方不可。」

雷馬克認爲，他致力文藝工作，已覺過晚：「我飢渴着生活，而感到極大空虛。坐下來寫作，據我看來，似乎是一種生活的浪費。」他離開了學校，便去當兵，打完了第一次大戰，轉作其他零碎的工作，他担任體育記者，祇因他發覺那是輕易而比較滿意的工作。他打算寫點東西，最後便請了幾星期的假，盡心盡力去寫一篇小說。「那其實祇是當作戰後我自己和我的朋友喝酒時所說的故事的總匯。」

他拿了那本小說，「西綫無戰事」，去見一個出版家，他要求修改那個英雄的結局（死亡）。他希望那個英雄活着，因此他可以接寫英雄的續篇，雷馬克拒絕了這個請求。「那是很自然的，讀者會和書中主人翁起了共鳴。假如主人翁沒有死，那本書祇成一篇冒險故事而已。但生活的真義却是，我們要是求

生，我們便該以生之不易作為我們思想的基礎。那個英雄活着，則每章都是他的死亡，艱苦經歷的故事，而以生之凱旋作結。他的死却給予整個故事一個意義，把牠變作一篇反戰小說。因此我拒絕了他。」

那本書暢銷世界各地：「我利用那些錢去把握我的生活。」納粹當局認識「西綫無戰事」產生一個反抗他們的力量。雷馬克的經理人在一個清晨時四的上午，勸他前往瑞士，開始寫一篇業已簽訂合約的小說。雷馬克說：「那又是一個奇異的運氣，我放慮着，我該再喝一杯酒，然後回家睡覺，抑或我再喝一杯酒，然後駕車前往瑞士。我最後決定在瑞士一覺醒來立刻開始工作，可比先在德國睡覺翌日才往瑞士好。那就是當納粹搜捕時，我已到了瑞士的緣故。」

雷馬克說，假如納粹追蹤殺了他，那對他們較為有利，他希望他能够寫成一本小說，傳之後世，使讀者不致忘却納粹的行爲，進展和目的。他相信納粹還未能根絕於德國，而納粹遺毒仍瀰漫這個世界裏。他說：你知道，困難的所在就是我們不能計算我們的想像，當我說死了五百萬人——這個數字是空洞的。五百萬人之死比不上一個人之死。五千人死於一個集中營，也遭遇同樣的困難。數字是空洞的。假如我說死了五個人，那也許真切些。假如我說死了一個人——一個我使你知道而了解的人——他怎樣的生活，他的思想是怎樣的，他的希望是怎樣的，那是他的信仰，那是他的困難，那是他的勝利，然後他——在那情形下，那一天，那個時辰，正當下雨，房間掩上門——給人凌虐之後死了，如此也許我告訴你一些事，你該懂得甚麼是納粹。

「我現在已定下一個日期去寫我那篇小說，那個背景是一個集中營，假如那是一本好書，牠將受人歡迎，憑了牠，若干人以前不懂得納粹的樣子，他們的所爲和他們將計劃再幹甚麼，現在可以懂得了，那本書的大畧如此，你已爲有人想看牠不？」